

櫻華館全集

檀華館文集卷五

墓志銘一

齋屋路德閨生

姜渭臺墓志銘

門人姜渭臺卒將葬其兄省堂刺史訪於余曰欲勞先生  
筆銘吾弟墓可乎余曰可省堂曰吾宗耆艾死不銘者多  
矣銘弟得無過乎余曰惡乎過銘者名也稱揚其善而著  
之後世也無是美而稱之斯過矣如其有之雖魯童汪錡  
勿殤可也何疑於渭臺且子之家有渭臺猶樺傍梁麗之  
在堂室也吾之門有渭臺猶枿豫章之在林邱也使渭

臺不中道天而終其天年行其所學人方將尸而祝之俎  
豆於賢人之間銘墓云乎哉省堂辭歸將錄其狀以示余  
余止之曰狀在吾心無勞錄也涓臺名兆璜家素封肄武  
取科第者踵相接最著者季父某公以武進士官侍衛兄  
兆熊以武舉官江右遊擊其家子弟類能挽強命中勇幹  
有力涓臺獨弱不勝衣穎慧善悟喜讀書幼習勤勞嘗躬  
操拔簪秉橐耜心未嘗不在卷軸中也旣入庠執經從余  
見其貌癯體羸進退唯諾擬議而後出之盼盼拱拱似無  
能者暗醅不充未能雒誦細吟密詠而已隔舍不聞其聲

就窗下聽之則句讀分明清音嫋嫋若風之還若雨之旋若磨石之隧椎拍輓斷與爲婉轉余竊喜語諸子曰爾曹之讀也以喉姜生之讀也以心心知其意不讀可也矧伏案不輟耶姜生其進矣已而文果進方進而忽病病小愈卽復讀每讀旬月必有異境而病輒攪之如此者再三而渭臺志不衰力不勌歲將除矣余散生徙歸里渭臺亦從余歸公家僅三十里不卽還止余齋中逼正旦始還家祭拜越數日卽來肄習如常時其視爆竹插松絲雞蠟燕如蠶蟲之過乎前也余每與諸生講論聽者環立久或不免

跛倚惟涓臺無惰容有所得邴邴乎其喜時而齟齬則淒然似秋其神凝其氣肅雖強有力者弗能及之嘗於其案頭檢得一冊蠶眠細書縱橫其上諦視之非文非詩乃余所口講指畫退而筆之者其嗜學如此計涓臺前後從余遊僅年餘其間患病之日居其半而靈明日開文律日細所爲經義藻思綺合墨采欲飛於古近體詩未能適其偃也然亦嘗遊其藩喜作行草下筆有飛動之勢余方嘉其德業曰進而敗奇不偶文戰屢北益刻意爲文夜以繼日思慮善否馬力竭矣而猶求焉蓋文愈工病亦愈加矣嗟

乎死生修短命也其猶夜旦之常不可強也渭臺而得永  
其年也固不難早自樹立高出儕輩卽不然或於盛壯之  
時康彊無恙得肆力於詩書以償其夙願或十年或五六  
年其造就亦必有可觀乃造物者旣促其壽復以病撓其  
生使之戚焦不自已墮螭不得成有足而不至於邱畏首  
畏尾齋志以沒不亦惜哉顧吾所以惜渭臺者非獨文藝  
之末也比歲家居渭臺諸父兄時相過從其里黨親族余  
多識之語及渭臺未有能指其過者稱歎而已矣與人接  
義而不朋觚而不堅不侵然諾言無不踐人或相撓正容

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及其溘逝也家之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幼者哭之如哭其父親族交遊亦相與哭之如哭其昆弟渭臺何施而得斯於人也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曲若是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況此橫目之民乎且余友教四方閱人多矣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世情類然而鄉里輕才淺學之士尤不免此其來也煖煖姝姝意若甚得謂余之能化人也及見余不能化則爽然失余復正之以鉤繩約之以纆索勸之以文必自爲培根抵戒剽竊則益苦其難大抵始而幸繼而懼久而疑終之

以怠加以離合聚散不一其局耐久之朋十無二三他若  
拔來報往甫離門牆卽同陌路更無譏焉曩余客咸陽渭  
臺始委贄門下逾年余官京師渭臺郵筒請業情見乎辭  
及余患目眚乞假歸渭臺時臨病榻意極繾綣如在咸陽  
時余主講對峰渭臺再從遊甫三月而余移館乾陽渭臺  
病不克從然每聞余歸必來訊起居勤志服知勉勉弗懈  
如在對峰時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渭臺之守吾  
道也可謂審矣夫冬夏青青而不改柯易葉受命於地惟  
松柏獨也在人則爲壽徵吾方以此信渭臺而時命乃有



大謬不然者嗚呼此吾所以臨文悼歎而不知涕之何從也此吾所以贊成省堂之志力疾爲文而不能自己也渭臺卒於道光丁亥某月日得年三十有八娶李氏續娶童氏子晉某年月日葬村南新阡銘曰

橋運何常寸田須葆古人有言善天善老無善可稱彭祖亦天賢哉姜生崑山玉皎町無蕭稂池有芹藻折楊皇菁問者傾倒爾獨不波先民是紹良驥繫足孰期遠道舞鸞鑑翻不如凡鳥軒冕奚榮令名爲寶人琴可思遺音縹緲思而弗忘是謂壽考流岡有阡山迴水抱子孫繩繩靈其

永保

司儀庭墓志銘

庚寅冬十一月余安厝先太恭人禮畢後三日司子際虞以狀來曰先生大事畢矣虞父葬有日敢以墓銘請余悲哀之餘精神昏瞶心如死灰懼殘喘之不續奚克爲文感際虞孝行竝悉其家世不忍以不文辭爰力疾而爲之志君諱某字儀庭始祖自華陰遷盤屋之乾溝堡世有隱德太翁上舍公舉丈夫子四君行三於諸舅弟行十七歲喪父二十二歲丁內艱哀毀骨立每讀詩至蓼莪諸篇輒慟

不自勝淚漬卷軸間時繞墓號泣遇行乞者審視良久隨之行且行且泣或問其故曰吾見其貌頗似吾父心知其爲乞人忍而不能舍也性冲漠無外慕見人呼爺孃者則羨歎不已幼讀書艱於記誦一聞講論卽洞澈無礙爲文援筆立就如兔起鶻落每一題動成數藝尤長於講經批郢導窾出以村言凡童稚及未讀書者聞之立解稱爲快事入泮後肄業對峰書院殫精舉子業時患目疾不能辨細書值伯兄捐館季弟復早世乃絕意進取與仲兄共督家務仲增廣生體羸弱君獨壯健如農夫每事請仲籌畫

勤劬勞勩則以一身任之農務稍暇荷鋤攜畚厠村塢  
路崎嶇則平之積水則決之草則芟之馬牛糞則拾之諸  
子諫曰此非老人所宜請少休君曰吾非好勞實不敢逸  
百四肢勤動令毛孔汗出寒暑不積飲食不滯體爲之健  
神爲之清余之樂此蓋取流水不淤戶樞不朽之意也君  
謙謹退遜不喜事而遇事則慷慨直前無逡巡態歲饑  
詔減田租濱渭居民種沙灘地者猶徵輸如額沙灘多學  
租地君謂司事者曰貧民處沮洳畊磽确豐年所入不及  
沃壤之半奚論祿歲今朝廷軫災區減租賦而此輩曾

不得與哿矣富人獨奈何使貧者向隅司事者白於官官  
聽其言竝減之里人有賣菜者每入市市儈必攫其菜曰  
久成例攫漸多賣菜者弗堪儈復辱之勢甚橫君不能平  
力挫其鋒儈訟之官曠時費財終不爲悔自是而攫菜之  
風熄長子際虞余門下士也早年食餼爲名諸生兄子際  
唐際瀛亦相繼入邑庠戊子際虞舉孝廉勤志服知孜孜  
不懈喜讀先儒格言門窗戶壁皆箴銘也居心以寡過爲  
急一言一動必循循於矩矱此可以見君之家訓矣己丑  
八月十九日忽遇疾命際虞曰速爲吾製衣越數日疾病

召家人受遺屬二十六日晨起問虞曰製衣備否曰備矣  
卽命燂湯盥漱畢徧浴四體整冠束帶從容而逝年五十  
有九元配許繼配王又繼配李子際虞際熙際慶女三道  
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安厝村南祖塋與王孺人合葬銘  
曰

士而農矍鑠翁農而士通經史天之報人不於其身於其  
子柏邪松邪三釜邪千鍾邪祿養不及黃泉裏餅之罄矣  
羈之恥孝廉之恨何時已於戲今日之我亦如此

交城縣知縣柏君墓志銘

君姓柏氏諱守貞字仲梅一字一峰號東堂世居長安灃水西馮籍邨考望卿公生丈夫子三君爲長嗣胞伯信卿公時望卿公督家政兼業賈君生而敏達才力兼人十二三歲卽佐理一切凡米鹽瑣屑及闔闔中事條分件別手登簿籍井井乎有條理也而以其餘力讀書讀無定時亦無定處無事輒手一編有事則置之曰吾於動中求靜耳必待閒暇而後讀書恐終身無閒暇時所讀書一過輒省視窮年呶喔者所得尤多每問一題必構一藝雖更闕鐙炮未嘗不脫橐曰今夕不成篇明日不能作矣年二十二

入邑庠旋會饒戊辰領鄉薦辛未成進士時望卿公已捐館急足至君慟不自勝傷父之不及見也事毛太孺人能先意承志事兩世父一如事望卿公撫同堂諸弟姪一如同胞與其子內行肫然人莫不稱之道光壬午吏催赴銓以太孺人年邁不欲往太孺人迫之行銓廣東長甯令以親老改近銓四川大甯大甯處萬山中地瘠民貧率目不識丁舊有書院圯於水無肄業者君莅任卽修葺之延名師訓課其中修葺濟院捐廉給月米勸四鄉設義學二十餘處復捐廉立義學於縣治之天甯寺教民栽桑種桐以



供日用除莠民理塵牘自作通俗易解詩勸民息訟歌  
示部民民多誦之每斷獄必準以情不盡泥成例有楚民  
賈於甯者聘甯民女未及娶而歸十餘年無耗女佗適數  
年其人來索婦不得訟之官君謂楚民曰婦例應歸汝但  
汝一恠不返又不通音問女家貧不能待汝且疑汝死或  
更娶佗婦彼情可原汝咎無可說也且彼已久爲夫婦奪  
之不仁吾弗忍汝獨忍乎語未卒察其人有感愧意君笑  
曰聽吾言當令汝得婦其人叩頭曰惟公命君呼人取十  
金來曰吾助汝聘錢可別覓新偶其人感激叩謝持金以

歸其族人聞之曰柏公秦人也乃能助楚人聘錢吾族獨不能乎因相與謀各量力出貲爲其人娶婦旣成禮族人曰柏公長者汝受金不義宜還之其人持以入蜀固請而還之君君驗之封識宛然甯民廖元孝獵者也與妻居山中編竹爲屋四無鄰舍一夕初更時有巫山賊持刀鑿竹牆元孝覺揚言曰好朋友速去無撓吾銃賊不聽鑿益力牆穿見刃廖大懼急發銃賊不及避立斃竹牆外賊父聞之赴甯訟元孝山中亭長及元孝戚族五六人偕至白元孝無罪賊父曰吾子未入室作賊無據而元孝遽發銃若

言無罪何也君詰之曰持刀鑿牆獨非據乎且渠止夫婦二人山深夜靜無援可呼使汝子破壁後持刃徑入渠雖欲發銃其可得乎渠不殺汝子汝子且殺渠夫婦今汝子已死汝老矣恐不免寒餓吾爲汝籌之令元孝出二十緡爲賊父贖贖資賊父悅願息訟君於是畱元孝而使其胞伯歸山取緡月餘杳然一日君升堂呼元孝及衆至曰吾今當了此事衆曰元孝伯未來請待之君曰不來矣衆曰公何由知之君曰元孝家貲幾何衆曰約千餘金君曰家有千餘金而艱於二十緡且一日之程逾月不返何也衆

曰不知君曰元孝伯非好人也渠故遲其事欲元孝抵罪  
渠得吞其家貲且驚其婦然乎否乎衆同聲曰公眞神人  
吾小人不敵復言君謂元孝曰吾假汝二十緡畀賊父汝  
可速歸訟遂解佗曰元孝以四十緡至君笑曰吾爲宰官  
乃權子母乎受其半而遺之恩遇堂太守端人也昔與余  
同官戶部出守夔州倚君如左右手每事輒咨之有疑獄  
悉以委君謂君之治大甯如家人父子爲牧令中循良第  
一薦之戴美門制軍制軍出考語云幹練樸誠爲民興利  
卓異引

見加一級回任候升道經長安君曰卓薦不

足喜喜吾得見老母也已丑冬學使者將臨夔趨府試甚  
急適恩太守有事會垣不能旋反請於制軍及學使檄君  
代理府試君至府將入場而太夫人計至歸里營祭葬時  
年五十有八嘗自書一聯語從至性中出不忍卒讀服闋  
銓山西交城交故災區是年又被霜雹斗米千五百錢民  
心惶惶君下車設計撫綏復請於大吏開倉賑濟民情頓  
安太原民有獄久不決投牒大府牒尾云願得交城令研  
鞫雖死不恨大府知君賢從其請委君一訊而兩造俱服  
厥後太谷民效之文水民又效之君一一爲之伸理遠近

播爲美談君體素彊健而遇事勤敏以積勞成疾宰交城  
年餘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卒於官年六十有三歸櫬  
之日士民哭而送之數十里間不絕君之實心實政人人  
深矣孺人趙氏父諱禮梓年歸君事舅姑以孝謹聞處妯  
娣間無疾言遽色性勤素居恆未嘗衣帛寢未嘗達曙從  
君之蜀之晉未嘗畜一婢而樂善好施與君同德戚黨愛  
而敬之稱女宗焉卒於道光十四年二月初一日年六十  
有二子三延齡增廣生夢齡九齡女三是年十二月某日  
合葬祖塋銘曰

儒吏寡效能吏鮮仁儒而能者實惟柏君一邑民忭四鄰  
民羨願借柏君臨吾郡縣服柏君明信柏君清良民銜冤  
履柏君庭莠民知罪甘受柏君刊生聞頌聲歿聞哭聲君  
何修而得民之情東望三晉西南望夔十年以後鬱鬱叢  
祠有禱必應社而稷之非柏君而誰

張太安人遷葬墓志銘

太安人姓余氏封公張偉庵先生配吾友孝廉鵬翮明經  
鳳翼之母也事病姑相封公訓二子事載先德錄中卒於  
嘉慶乙丑三月八日年三十有九其明年丙寅葬於牛山

麓張家灣祖塋之昭越二十餘年山水發齧其墓道鵬翁  
兄弟恐先靈之弗康也又慮窀穸之事久而弗可改也相  
與謀曰昔者防墓崩孔子間而出涕曰古不修墓王季歷  
葬楚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更葬之之二  
者吾奚從旣而泣然曰遷弗忍水齧忍乎計旣決乃卜地  
於某地將以道光某年月日啟舊壙奉靈軒而徙之新阡  
先期囚文於德并出示先德錄所載誌傳詩歌言之悉矣  
德復何言撫拾前事則雷同可羞刻雕衆說恐玉卮無當  
蒙吾友誣諉不敢辭爰撮諸家之意誌而銘之銘曰



善人會報造物之仁勉勉封公與物爲春夭將佑之篤生  
賢子孫早默成之生余安人安人十齡養於張氏虔奉姑  
嫜苦其十指夜舂山月曉汲江水婦弱而健姑嚴而喜姑  
方慕味雞豚無矣姑將營齋松梓漂矣夫子遇虎虎旋逃  
矣夫子夜戲網中跳矣封公之孝安人襄之匪惟襄之兼  
以身當之不泣牛衣且勤馬磨先人而興後人而臥荼甘  
於肉散麩以和豐年則羸荒亦無餓生子伯仲曰鵬曰鳳  
鵬怒而飛加以羈鞅鳳翔寥廓警其戲弄琅琅書聲傾耳  
以聽心知其誤爰究其情春暉一變爲雷爲霆竈下之言

聞者涕零吁嗟鵬與鳳敢不服膺羣賊南來前山火起  
持白刃顧謂二子石下深穴吾將匿爾吾不可生爾不可  
死妖氛旣清薄產隨傾焚室灰委破甑塵生顧謂二子勉  
修爾令名無爲米鹽計無爲錐刀爭口中無書心中有書  
匪心中有書心與之符言幾乎道行合乎儒雖書生弗如  
天平不弔遽摧恆幹鄰人罷歌途人驚歎胡厚其德而奪  
之尊鵬翼搏雲遊於帝京鳳毛耀日升於紫庭  
母言猶在兒名果成慟母不及見涕泗縱橫犇牛山麓水  
齧山足馬鬣無恙久將滲漉舍舊而謀是用改卜昔也祖

塋奸人鑿塘將遺之禍乃速之昌今之水敗安知不爲祥  
孝子之心不敢不防新阡旣闢靈其永康十年而後宰樹  
蒼蒼孰爲龍岡表請俟歐陽

丁振庵墓志銘

君諱世興號振庵考明卿公捐館時公甫十餘歲兩兄皆  
早世惟仲兄特夫公督家政時家已中落獨力難支君乃  
廢學就農分仲兄勞勩而性喜讀書耰鋤暇輒手一編慕  
姜肱繆彤之爲人也處骨肉間以敦睦爲本愛仲兄子映  
南遂子之撫諸姪一如映南略無町畦自嘉慶癸酉後家

計益艱窘食指日增值歲荒盡粥斷齋幾幾不給而門內  
然猜嫌不生稱家教者多推之性誠慤不苟語言而豪  
於飲酒酣後侃侃而談談皆中事情不作戲謔語至痛切  
處聞者泫泫墮淚善相人而不肯輕談人相映南嘗睹一  
友公見之戒映南曰此陰險人也汝性坦率與之交禍將  
噬臍映南懼遂疏之其後與交者卒遭傾軋如君言有無  
賴子嘗乘醉忤君君不與校遽避之某隨之至家君遽入  
門堅閉不出良久問諸姪曰某去否諸姪曰未也叫罵聲  
未絕也君搖手曰由佗叫罵教子姪甚嚴絕不姑息映南

既入邑庠每麥秋輒令暫捐書與諸兄弟雜操作曰不知  
艱難安能作官丙子映南舉於鄉丙戌大挑一等分發南  
河厯官揚河河務同知迎君於署淮徐故名勝區君青輿  
布襪登眺幾徧有勸乘肩輿者公曰吾安步當車不忍勞  
耳夫且以田舍翁裝點官樣我殊不慣嘗著一羊裘垂十  
五年映南數請易之君不可曰此吾兄所遺著之如見吾  
兄易之弗忍映南乃不敢復請居恆衣布素間以羅紬進  
輒遭訶斥曰吾奉養已豐勝家居多矣福祿幾何敢弗愛  
惜且恐兒孫輩習慣奢華將來歸鄉里時不能安淡泊也

幼孫食果餌偶有拋棄必責之曰粒粒皆辛苦不見諸父  
之汗滴禾下乎君老而健未嘗或病癸巳二月感寒疾卒  
以不起壽七十有三生平自奉儉約而急人之急不少吝  
惜嘗救一垂斃人養之家俟其能行卽資斧遣歸不問其  
姓名丁亥淮揚大水時映南需次袁浦僑居蘭若中鹽阜  
流民環寺而居者無數公典衣市餅以給餓者有咸陽幼  
童流落江淮間公知其爲孀婦子也設法安置之二年餘  
童稍長乃送歸咸陽凡秦人之商販南方者待之甚厚貧  
乏者周卹之歿後同鄉來弔者衆哭之甚哀君嘗行商雒

山中昏暮投逆旅甫入門虎嘯於外主人詫曰公幸甚遲數步遇山君矣又宿渭南店中時盛暑置榻當風主人嫌其礙路固請移之榻甫移而棟折適當其處羣以爲陰德之報今於某年月日葬祖塋銘曰

匪言勿言其心則哲當怒不怒其人則傑仁義其躬曾不蹙蹙故見之者悅而閭風者心折嗚呼公之生前屋不得壓虎不得啗矧爾兔之龜狐之蟹其敢犯茲穴

楊府君墓志銘

封翁楊公嘉慶己巳四月二十八日卒於長安里第越道

光乙未三月初二日德配閣孺人卽世孤子炳奎將以九月二十八日啟封翁壙而合葬焉持狀乞銘其墓按狀公諱劭惟字偲甫號怡園望出宏農明初自晉徙燕再遷新城今居西安自公始六世祖諱廷謨萬厯庚子舉人宰平遙有政績數傳至公考諱儀乾隆甲子舉人先宰黃岡嗣補盩厔僑寓西安卒葬於新城盩厔公有五子公居長性嗜書尤喜涉獵史事過目不忘與人談口如懸河有吏才盩厔公宦秦楚倚之如左右手料事多中嘗稱爲智囊盩厔公代前令賠累盈萬令浚升郡守盩厔公爲屬吏守聽



妻斐詞欲督過蓋屋公檄入府反復窮詰又鞠司閹者將  
加刑公馳入府曰閹人司啟閉稽出入而已佗何知吾父  
署中事余悉知之請對簿爰就所詰者逐條辨之千轉萬  
變而不竭閹者皆動色守不能詰慚阻而退公遂扶蓋屋  
公以出一時同官稱快咸以大勇稱之勤勸諸弟皆馳聲  
仕籍而獨以家督俱子職蓋孝友人無間言云配閹孺人  
公母閹太宜人姪也蓋屋公知其賢因爲公聘焉逮事繼  
曾祖妣倪太君太君性嚴肅侍者皆惴惴獨喜孺人每侍  
食必命與其食與公隨蓋屋公任公襄吏事孺人理家事

以冢婦爲諸妯娌倡賢聲溢戚郇間凡家祭必虔必潔生  
忌日月至老不忘獨不喜諛佛艱苦備嘗年登大耋豈偉  
致與嘉慶四年茂州牧迦憚初任興文令卽請 馳封  
兄嫂如己官今以子得官知縣例得 敕封行見子孫

繩繩迭膺

寵錫公與孺人之會報於將來者蓋方興

未有艾也公壽六十有三孺人壽九十子一炳奎嘉慶丙  
子舉人大挑一等分發浙江知縣孫男三長述綰增生次  
述綸述繪幼銘曰

不榮以祿而養以色惟子之職不禮古佛而禮生佛惟婦

之式觥觥封君膽生於識匪彊禦是畏惟孝友是力孝友  
於家馨聞於國是曰燕翼孺人相之洪宣懿則婦力既勤  
母儀罔忒子孫纘之載揚潛德豐壤孔固貞石不泐其無  
忘先澤

晁淑人墓志銘

淑人長安人員外郎晉堂晁君之副室員外郎凝福運同  
迎福之生慈也年及笄適於晁時嫡室周淑人及晉堂嫂  
秦淑人偕理家政淑人事之如子婦事姑嫜禮周淑人善  
持家而中年失剛家事不盡知比淑人至凡周淑人應知

悉知之治麻泉議饗殮睦族姻約僕婢井井有條  
皆淑人告之也人咸謂周淑人得兩目晉堂公捐館淑人  
方二十八歲凝福兄弟俱幼家素封闔闔司事者百數十  
人及病革召十數人至觴於庭王君恆一與焉獨呼王君  
曰吾病且不諱子幼弱家無督恐不克成立爲邦人笑今  
以內外事累君因謂十數人曰自今以往凡闔闔事悉聽  
王君又謂家人曰凡吾門內事悉聽王君衆曰諾越數日  
卒凝福兄弟幼多病數瀕於危嘗召醫診視藥沸於鑪將  
飲矣淑人謂周淑人曰主人有遺言以門內事屬王君今

兒病垂危吾輩不諳藥性儻飲藥而誤將奈何請俟王君  
王君至然後服疑福兄弟年漸長人家塾屬王君爲延石  
師擇戚族子弟之端謹者伴疑福兄弟讀弗令與外事事  
無鉅細悉以委王君闔閭司事者聽王君進退之家之臧  
獲王君曰可則用不可卽遣去由是內外肅然衆和財豐  
疑福兄弟亦先後入邑庠論者謂晉堂公知人而非兩淑  
人之任人不疑則亦不克有此夫疑忌之私賢者不免婦  
人尤甚與爲進退爲不果免爲口舌皆婦人之象雖尊嚴  
若舅姑密邇若築里親暱若夫君偶有猜嫌猶時而並立

時而勃礪其生性然也矧以外人經紀其家行止可否惟其所爲其勢疑於偏其情近於專且經二十餘年之久豈無讒慝之言從而聞之者而淑人善輔嫡室安處閨門之內使人得盡其長修其職雖晉堂公復生無以加於此可不謂之賢且明乎哉記有之善則歸親過則歸己人子之常也而富貴之家父歿子幼母年方壯子不得有所爲也爲之母者深明大義慎守其業積財而善用之散贍六姻河潤九里俾道路之人播爲美談則母之善又皆歸於其子以余所聞葛黌舍置義冢修石路構輿梁賑米粥施棉

衣散藥物數數行之無吝大吏上其事部議優敘疑福以  
員外郎加三級迎福以鹽運司運副加運同銜仁聲義問  
溢於人口凡遠近士農工商無不知晁氏兄弟者不知實  
臨淑人之德默而成之也及周淑人卒淑人以一身總內  
政嘗衣鵠結之衣躬操拔簪疑福兄弟諫不聽曰吾身雖  
勞吾心安矣若終日安坐恐生疾疢王君爲製一裘紬其  
裘淑人蹙然曰吾女君未嘗衣此吾安敢衣之且衣者禦  
寒而已自吾視之皮不如棉紬不如布遂局之笥中終身  
不服其自奉之約類如此於瘡此其所以能濟人與卒於

道光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年五十有五

旌表貞節

封淑人子二長凝福先三年歿次迎福出繼伯父簡如  
公孫葆源迎福出爲凝福嗣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  
葬北池頭祖塋銘曰

無能可名百能乃并所能伊何惟甘節之亨路人感歎

天語旌築臺何事題懷清一丈之墳山崢嶸

賀達庭墓志銘

君諱士英字達庭姓賀氏世居渭南南原之坳底村考坤  
量公諱廣生 贈朝議大夫娶牛太恭人生丈夫子五



公其第三子也。坤量公善賈，設質庫於楊郭鎮，距坳底十里。卒之年，增設鐵樓，鎮質庫諸事草創，以羸老不任勞勩，乃薈痾楊郭令公理鐵樓事。公部署井然，還報坤量公。坤量公善謂牛太恭人曰：「此子能代我矣。」病革，謂公曰：「汝性與伯兄異，吾歿後，汝須善事之，無鬪牆使鄰里笑。」公泣曰：「有兄不能事，如佗人何？」兄雖督過，弟弟知恭而已。願大人無憂。坤量公卒，公事兩兄惟謹。兩弟皆敬憚公，惟伯落落寡合，不輕言笑。與諸弟言，輒齟齬，怒形辭色。間公下氣趨承，積誠以動之，伯忿甚。公暫退，少閒復進，至夜分，伯解衣。

臥公立牀側謝罪伯不聽轉身向內公撫伯枕曰兄乎兄  
乎獨不許弟補過乎每一事窮日夜之力挽回之使伯笑  
語復初而後已積數年伯性漸和泰忿怒遂息公每有所  
爲必商之兄弟有不合則反復言之指陳其利害俾疑端  
盡釋衆論如一然後行未嘗獨斷兄弟亦以公之屢中也  
遂聽公所爲不少阻撓故公得展其才行其志公以家事  
倚兄弟而以一身總理諸質庫二後歲歲增設積至三十處散布  
住卽復出初僅有質庫二後歲歲增設積至三十處散布  
於渭南臨潼藍田咸甯長安數百里之間每月必徧歷諸

處乘一羸隨健足一人六十後易以小車至七十乃乘肩輿來去無定期亦不以道里爲次人莫能測每至一處察司事者神色卽知庫中近日事徐視架上衣物檢閱記載簿詰司事者曰有外侮乎有內變乎某與某忿爭乎某也情某也嗜飲某也狙詐不可任某物價不平某項記載轆轤宜釐正司事者不能隱告以實公小畱爲籌畫之遣者遭罰者罰樸實能任事者於應分贏餘外別出己貲獎之不少游移司事者懼曰奮一飲食一出入一眠起人人心

中各有一主人翁在雖公公已遠猶時時勸戒不知其何

時參戶而入也公遊歷閭廛四十餘載以廉賈稱而秦中  
所稱上賈善操奇贏者皆自謂不如公自悔捐書早訓子  
姪讀甚力遇文士必尊禮之見里中羣兒嬉問其父兄曰  
此兒秀外慧中胡不令讀書荅以無力公慨然出貲於里  
中創立義學備脩脯延師課讀其中每致家書必問曰義  
學中讀者幾人多則喜少則不懌嘉慶己卯鄉試公送子  
姪至省垣時秋雨兼旬寒士僦屋居者上漏下溼夜不得  
臥晝無安研處公見之惻然曰書生之苦亦至此乎乃於  
貢院門修渭南會館命子振甲董其事越三年工竣計屋

百四五十間屋各設几榻費三萬五千金會邸之在京師者歲久傾壞因捐貲補葺至今鄉試會試及童子應府試者胥便之方伯徐公忻攝撫軍時疾典商之病民也曰佗省質物者月出息不過二分秦獨三分貧民何以堪之飭有司勸諭衆商令減息衆商不可徐公申勸之僅減冬三月息爲二分佗月仍舊公聞之曰此非官力所能彊也吾若減則衆商皆減矣公質庫在省垣者八公改爲終年二分榜於通衢於是遠近質物者爭赴公質庫不數月西同鳳乾邠五郡四十餘州縣質庫凡八百餘悉改爲終年二

分歲省貧民息四十餘萬緡遇歉歲必散粟賑貧民十餘  
次鄉里德之丙申春吾省奇荒斗麥千數百錢時公已捐  
館家之困倉罄矣公子振甲糴他處糧周里中餓者承公  
志也然吾謂所以承公志者猶不在此公政事才也不幸  
而埋於賈未獲習吏事而所爲動與古合公蓋以濟人利  
物之道示後人矣公善事父兄至言無不聽計無不從得  
此意以應大僚接同官有所見無不可達其從政也當無  
憂掣肘公理諸質庫簡料數百里外燎如指上螺紋得此  
意以聽獄訟馭吏胥尙何弊之不剔何奸之不燭與鳩工

築室大庇寒士減典肆息使千里同風以仁術行其仁心  
凡作吏者皆當效之今公子筮仕司馬司馬親民之官也  
羣從舉博士者踵相接異日名登仕籍師公意而爲之何  
患不作循良哉公蓋以濟民利物之道示後人矣卒於道  
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辰時壽七十有六配鄧恭人繼配  
閔恭人子振甲河南浙川廳同知鄧恭人出孫琳綬文綬  
曾孫惠泉女一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卜葬村東南  
新阡銘曰  
衆人肥身君子肥人身肥人瘠乃瘠其子孫黠商飽貧民

飢醫吏不能治官恣無所施公也一人優爲之嗚呼公功  
在民公不自知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何以加茲我銘公  
墓人勿疑步趨公者良有司

程府君墓志銘

公諱步蟾號桂葦先世業眼醫考

贈中憲公諱之純

術尤精恆攜藥裏徧厯諸郡邑遇疾輒醫之酬以金錢弗  
受曰余之醫將拯人厄難非爲子孫謀衣食者時公方就  
傳讀書贈公出家無督有瘠田數十畝蕪穢不治公晝趨  
耘鋤夜則扃戶篝火橫一編至夜分不寐年三十四補郡



庠時贈公已逾八旬越六年考妣相繼卒公力營祭葬甫竣關中大饑延五年飭粥不給公有丈夫子二長崇泗次儀鳳皆公自督課至是命崇泗捐書業農委以家務而自除屋之旁舍授徒其中兼課儀鳳讀益肆力於博覽手鈔經史文辭先儒格言能貫串其說試輒列高等補增廣生戊辰秋試與儀鳳俱躋省門公薦而不售而儀鳳於是登賢書公乃絕意進取專以啟迪後學爲己責問字者踵相接公因才施教多所成就嘗謂人曰吾之教人非專論文藝也凡事父兄處鄉里與夫世情物理俱載於書吾乘其

暇時進而語之雖中才以下類能聽受成則爲通儒不成亦免爲收類論者謂公非獨經師蓋不愧人師云公訓士之餘時遊里閭間人見公至各竦容凝立問訊起居公乃擇地坐冬負暄夏則就綠陰下俄而里之父老子弟相率至老者坐少者壯者或立或蹲環列公側聽公言公援古證今娓娓不倦大旨以正人心厚風俗爲主而出以邇言使人易曉一時環而聽者傾耳忘疲惟恐公公授徒四十餘年不離屋之旁舍佗郡邑巨室聞公之善誘人也恆聘以重幣皆堅辭不往人問之曰公授徒里門戚族從學

者率不具脩脯具亦不甚豐且人數多公一一詢之用力  
甚勤而所得者少今某家子弟少脩脯豐於公爲得計公  
固卻之何也公曰世所謂師者特師之云爾未必果從其  
言也今吾里讀書者皆信吾師吾惟吾言是從其不讀書  
者聞吾言而悅信之從之亦卽師吾者也凡不子不弟者  
吾將孝友之喬桀卓鷙者吾將馴柔之貪者吾廉之奢靡  
者吾素樸之使吾一里之俗小變於前吾心安矣不猶愈  
於不家會者耶衆皆歎服儀鳳旣成進士公年七十矣請  
歸養不許迎養又不許曰貽父母令名者孝也不辱次之

能養又次之汝才大可用當及時樹立但恃才者多僨事  
汝能敬慎不敗吾聞卽加餐勝迎養多矣儀鳳官京師遵  
公教常矢勤矢慎通達政要游擢武選司郎中能名動日  
下大僚有難疑事輒就咨訪丁酉春力請侍養時公聰強  
健飯神甦不衰至十二月竟一病不起壽八十有八公貌  
癯神清尤善自攝衛沖澹寡營與賓朋對談恆危坐終日  
無惰容嘗就鐙下作細書點畫修整如少時手鈔者易簣  
前一月猶課諸孫曾讀手評其文藝所蓄詩文及講義格  
言若干卷藏之家臨終出居家鍼砭一冊授崇泗兄弟凡

十六條詳載行述中卒後遠近哭臨者幾千人卽素未謀面者聞公卒輒歔歔感歎曰老成逝矣公一生言動不苟接人則飲之以和不立崖岸而人多敬而畏之里有構訟者勢固結不可解衆請公諭之公往未及言其人一見改容曰吾師也敢不受教訟遂解其後鄉鄰有鬻公悉平之自是里無爭訟者五十年族人有遠徙者鬻所居產廉其值屋與公鄰人皆勸公買之公不聽人疑公無貲請代出屋值公曰乘人之急而利之非仁也且彼遠徙不得所必思歸屋旣鬻歸將無所容必轉徙佗方吾貪賤值而使一

本之人往而不返吾不忍爲也乃力勸其人分鬻屋貲別置小屋後其人果歸安居小屋中念公疇昔言輒感極而泣公之忠厚待人類如此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某日葬邨西祖塋銘曰

於虜先生古之君子名聞於四方而足不出桑梓鄭公之鄉王彥方之里士聞之而起盜聞之而恥訟者聞之而悔乃儻然而止匪畏官刑匪卹鄉評所畏所卹惟君子之庭光風霽月捷於雷霆天祚善人昌其後昆豈惟後昆蚤集嘏於公之身公雖逝矣公德猶薰行人下馬拜公之墳

王夫人墓志銘

夫人姓楊氏諸生鑑齋公女大荔王小邨方伯配也生有  
貴徵長而明慧鑑齋公奇愛之曰取古賢媛遺事口授數  
則皆默識弗忘及歸小邨小邨伯嫂張恭人病已久仲嫂  
汪孺人失明母張太夫人恆自操井曰以夫人新婦弗之  
使也夫人曰有婦而姑勤焉用婦爲乃以身任之凡煩擱  
纖紉及炊爨烹飪之事悉勤慎自矢精良周至而不費如  
太夫人心已未小邨成進士官兵部迎養太夫人夫人侍  
姑入都代小邨理內政其勤儉如家居時小邨官京師十

七年由御史授建昌守公務繁劇夫人代理內政其勤儉  
如在京師時後小邨再任郡守補河間調保定洊升大名  
道調通永道升長蘆鹽運使直隸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夫  
人代理內政其勤儉如在建昌時小邨卒於官夫人已年  
逾六旬歸營祭葬畢日課子孫書督傭保力操作其勤儉  
也如昔年家居時居恆惟著布衣非賓祭不易羅紉子孫  
屢勸之夫人曰常勤不知勞常儉不知苦若習於惰奢驟  
而爲勤儉則勞苦不堪吾從汝父宦遊歷二十餘年見佗  
人奢靡心知其非不敢尤而效爲汝曹家居計也汝曹能



守吾教長爲清白吏子孫吾願足矣方小邨之未通籍也  
季弟文木生子未周歲其母董太宜人卒時夫人亦生子  
不育因請於太夫人曰此呱呱者非乳食不可媳無子願  
子之太夫人喜曰能如是乎無母兒有母矣夫人遂撫爲  
己子卽今岷州刺史寵三也今通許令捷三本小邨兄子  
長寵三八歲幼隨夫人讀書京邸其母李太孺人卒於家  
夫人念其無依弗遣歸亦撫爲己子馬肇勳比部小邨同  
年友也生子振衢未彌月而失其母越數月比部亦病病  
革小邨往視之比部握小邨手指嬰兒而泣曰以此累君

小邨曰諾及比部卒小邨以嬰兒歸謂夫人曰馬比部死矣留此一線若能以撫捷寵者撫之乎夫人曰義事也敢不承命遂加意撫之夜輒數起有疾則數十起稍長就傳讀每夜歸夫人必篝鐙問日課因勸戒之十餘年如一日振衢中甲午副貢其明年登賢書既授室猶依依夫人側與捷寵同士大夫間之爭作詩紀其事因繪撫孤圖冊余題其後有大賢賴有同心侶慈母能憐異腹兒之句又云胸中何處分畦町說與人間娣姒知勵俗也昔余爲庶常時小邨官主事主關中會邸凡吾鄉人公事輒以身爲倡

善爲人排難解紛夫人亦給數以敏長於撓繁諸家眷屬咸敬禮之有吉凶事必先期迎夫人至部署一切其臧獲膏聽節制事竣然後歸余聞其賢而未之見也一日飲同鄉某君家酒酣某君忽蹙額曰吾將嫁女又爲子納婦事急矣可奈何一客曰何不請女鄉約來某君曰固將請之余愕然問女鄉約爲誰某君曰小邨夫人也得此名久矣君胡不知余始悅然蓋吾鄉俗呼亭長爲鄉約取約束一鄉之意余因謂諸君曰吾輩方以小邨爲鄉約今諸家眷屬又推小邨夫人爲鄉約吾鄉得二鄉約何患鄉人不達

座客皆笑同鄉淡太夫人嘗讌集諸家眷屬余內子與焉  
夫人先至相見畢內子問曰閨吾鄉有女鄉約非夫人耶  
夫人謝曰吾無能諸女伴以此目我我愧不克荷相與歡  
讌而罷歸而告余曰今見女鄉約矣其人靜而明慈良而  
善斷閨閣中不可得也及小邨官廉訪夫人從之保陽諸  
家眷屬之在京者思夫人若渴數寄書請夫人入都小住  
旬月徧歷諸同鄉家辭甚諄懇夫人荅書曰吾願往久矣  
省僕從減車騎不三日可至但所過郡縣不能禁其不供  
億一餐一宿動費中人產念吾儕婦人無公事使沿途吏

民重受吾累吾不敢爲也閭者無不歎服其謹慎如此副  
室黃氏生子肆三及溶夫人懼其不善撫也自撫之寢食  
必依夫人其生母戲招之皆不往越數年肆三殤夫人哭  
之慟尋邁疾由是不起壽七十有六子捷三由庠生舉孝  
廉方正從軍回疆議敘以知縣用選河南通許縣寵三以  
知縣分發福建從軍臺灣事竣得優敘以知州用選甘肅  
岷州溶業儒孫卬庠生出嗣嫡堂叔經歷治甸界延易俱  
捷三出海齡寵三出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葬邨西  
南新塋銘曰

鑒於古宜於今中壘之傳司空箴其柔也爲轡其和也爲  
琴以相夫子其德惓惓娣姒生兒不能養之賴夫人養之  
翼而長之傾巢墮雛恤他人孤孤也不孤今擁妻與孥食  
稅衣租而讀其父書嗚呼此何人之所提扶我銘斯墓緬  
懷徽音嚮子之憫牧民之心牧民者心盡如此千家萬家  
吾赤子

石城縣知縣李君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憬字念亭世居臨潼槐里鎮考諱世俊字偉  
然以君官 封文林郎妣楊氏王氏劉氏俱 封孺

人偉然公生三子長怕堂諱悌太學生王孺人出仲亨齋  
諱恆歲貢生季卽君俱劉孺人出君十歲就傅十五文理  
粲然十九偉然公卒服闋入邑庠從田碧川先生遊數月  
不展被褥以勤苦致疾且貧甚不克負笈會餽後館鄰邑  
數踣省門不利丁劉太孺人憂守制終喪登癸酉賢書時  
年已三十有九明年成進士籤分廣東以知縣卽用丙子  
春攝長樂缺瘠民獷人皆爲君危君毅然赴任月餘輿情  
翕然過半載頌聲載路有橫流鄉者俗頑梗數抗租課催  
科者不敢往君自往催之比至則張鐙縛絲響爆竹備牢

醴貂帽烏靴鼓樂嘈雜焚香跪迎道左者數千人僉曰民嚮苦胥吏擾今得見青天敢不承命君諭以大義衆皆悅服自是爭輸恐後積逋爲之一清戊寅補曲江曲江韶州首邑也地當兩粵之衝文武同城酬應供億日不暇給官役營兵出入鄉邑閒時爲民害又民猺雜處事多轆轤君履任之初心頗慄焉乃殫精竭慮凡事必思而後行每放告投牒者三四百人君坐堂皇恆自晨至昏且視且詰妄控者面斥之擲還其牒收其餘以入幕友擬批後必反復披閱多所改正凡批必自書於牒不假手司簽怡堂誠之



曰弟年力雖壯今如此恐難爲繼且吾幕友可倚司簽亦善書弟胡自苦爲君曰不如此此心終不釋然兄不憶吾邑某侯乎家丁潛通幕友顛倒獄訟某侯不知其事與吾家無涉吾兄弟嘗竊議之況受其殃者乎今曲江人之於吾猶吾兄弟之於某侯也粵俗貧家質女於富室幼者婢之稍長則妾媵之君聞而惡之乃徧示鄉邑凡質女年及笄以上者重懲受質之家以女歸其父母而免其贖幼者聽贖力不能贖者代之贖自是質女之風息嘗夜讞一獄天將曙始入後堂猶不寢徘徊廡間梁孺人訝而問之

君曰二人同罹罪律應死而情皆可矜吾思活之而不得其方也如是者連夕忽含笑入曰得之矣二人活矣言訖就枕酣臥日高乃起究亦不知爲何人何事也君勤於政事而酬應頗疏衆官銜之大吏數間譖言不能不動值一獄未定檄君解任至會垣閒居一年適新任方伯敬公至衆官迎於郊敬公在舟中使闡者謝衆官獨延君入舟衆官皆驚咸傾聽岸上敬公謂君曰吾聞君政聲久矣今曲江獄已明君猶未回任耶君曰未奉檄敬公曰明日當檄君回任是夕五鼓藩司檄下君訝其太速啟視之則委君

檀華館文集 卷五

赴石城任蓋敬公未入城時舟中之言已飛聞當道前方伯猶未交印謂君前宰曲江人地不甚相宜遂改調簡缺也君謁敬公敬公曰事已如此君且去吾緩圖之閱三月敬公卒於官君亦遂以石城終不復調矣君之始調石城也人有勸君退者君曰吾以作教官泐作邑宰當無憂虧累且小邑政暇有餘力得課吾子勝宰劇邑多矣乃以半日聽政半日課春昶讀嘗口授格言曰擗開肚皮喫飯跣定腳跟學人每聽訟戒春昶毋竊聽一日春昶違戒覺而笞之或勸曰兒方好嬉戲竊聽何傷君曰兒知識漸開須

涵養德性訟者姦淫邪盜何所不有兩造爭論機械百出  
且堂下敲扑呼號之慘見慣則視爲故常非所以養德性  
也嬉戲由佗嬉戲此事決不可使聞君遇幕友厚幕友感  
之謂君曰石城城不完如勸士民捐修當得議敘君曰比  
歲不登富者嗇於財官何能勸若計糧科派尤非善政不  
如且已幕友曰吾昨自高州來路遇紳耆數人談此事意  
頗踴躍君曰焉有令人出貲而聞之踴躍者此必能事者  
數人欲假公濟私冀得勸捐督工且得議敘也乃自捐廉  
就破壞處補修之工竣民不知擾聞者莫不悅服乙酉充

鄉試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尋護印化州次年冬委解甘  
餉時大兵駐回疆君催行甚力水陸遞進至江西痢瀉大  
作入安徽界病益劇程限迫不得休息竟卒於鳳陽傳舍  
時丁亥五月初二日也壽五十有三時春昶年甫十五越  
五年春昶舉茂才旋受業於余嚮聞君善察疑獄至是詢  
之春昶但略述梗概不能舉其詳蓋君訓子極嚴不令聞  
訟事而當時襄事署中者率皆遠隔方隅無從訪問嗚呼  
惜矣然君之內行其鄉人頗能言之在石城時亭齋偶忤  
怕堂怕堂怒不食命駕將歸君勸之不可跪求之猶不可

乃與亨齋率春昶春照環跪涕泣怡堂乃轉怒爲悲歸心  
頓止署有幕友某郡守所薦也不司事坐食脩脯而已亨  
齋惡其人時以白眼對之幕友不能平至郡讒之郡守郡  
守以羽檄檄亨齋至郡將解歸原籍亨齋懼君自至郡見  
守守曰佗邑止一令獨石城二令不可不去其一君徐對  
曰兄性寡合嫉之者誠多然在署未嘗司事但課子姪讀  
百公必欲逐之請先劾令俾與兄偕歸守改容曰吾恐累  
君耳君友愛如此吾何必爾爾君歸署語亨齋曰兄無過  
慮官可去兄弟不可離也粵之士大夫至今傳爲美談君

卒之明年石城修邑乘衆紳請於道府爲君立循良傳載  
入邑乘中又謀建祠奉祀成否雖不可知亦可見君之善  
政其入人也深矣娶楊孺人繼娶梁孺人子二長春昶廩  
生次春照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葬於祖塋銘曰  
君有遺書子其讀之君有醕行子其篤之君有循績薄食  
其福子其續之

宣城縣知縣聶君墓志銘

君諱紹祖字衣庭號筱軒祖子正公諱某太學生 贈  
文林郎妣氏許氏梁氏樊俱 贈孺人父王章公諱某

贈承德郎妣氏杜

贈安人木生父眞園公諱某

太學生

贈奉政大夫妣氏羅氏張俱

贈宜人子

正公以孝行稱嘗焚千金積券事載邑乘眞園公有父風撫姑姊遺孤如其子弟急人之急坐是家中落生丈夫子三長卽君也年十九入邑庠二十二食餼二十四登戊午賢書五試禮闈不售乙丑下第後同邑趙公令滋陽延公課其子趙爲山左才吏君與之處三年遂諳悉吏事戊辰大挑一等簽分安徽是年署鳳臺鳳臺淮南劇邑也江北捻匪河南紅鬚時竄聚鄉邑間交通吏胥伺官動靜謂君



初登仕籍弗之憚也有縣書方某得賄改供君立發其奸  
尋偵知匪徒聚處悉毀其巢羣匪始懼闕曠集距城四十  
里有捻匪千人屯聚朋賭排列烏槍兵刃嚇詐市商汎弁  
不敢問君密白總戎請弁兵偕往自選健役二百人聲言  
捕盜佗處夜宿顧家橋四更起繞道至闕曠掩其不備擒  
匪首三人置之法樊甲與李乙鬪甲死乙賄甲兄事寢矣  
君聞之開檢怪頂門石傷甚重展轉窮詰乃甲族人會志  
也甲妻乘甲乙鬪方力潛納石袖中佯爲解勸因重擊甲  
頂時觀者如堵僉謂斃甲者乙不知爲會志也會志以謀

嚴論自是神明之稱噪遠邇矣辛未署休甯禁民間溺女  
及男女因親病垂危而倉皇嫁娶者會大旱步禱齊雲山  
歸途大雨如注旋以父憂去官歸祭葬如禮癸酉服闋赴  
皖甲戌署繁昌歲饑勸紳民及鹽典商出粟平糶復詳大  
府奏放一月口糧民免流離繁昌轄江面百餘里有新授  
甯國守歐陽某泊舟江岸夜被竊失部頒文憑君奉嚴檄  
捕賊自往勘密遣親丁幹役分路追蹤數日於儀徵江口  
小艇中獲三賊賊首柳裁縫依律擬絞得部頒文憑時百  
公齡以大學士總督兩江初聞此事怒甚至是乃謂君能

事深器重之乙亥署巢縣百公以逆民方榮升事奉

命至巢酉三日事竣君送百公還見衆人圍於宅門問之  
乃節相肩輿夫也以需索未厭狀頗猖獗君杖爲首者數  
人鎖其頸曰節相公未遠吾將攜若輩同見節相衆叩頭  
乞命乃釋之君將用杖時親友爭勸止之君曰無傷也不  
過不作官而已旣百公微聞其事以君爲好官不之罪也  
戊寅再署繁昌充鄉試同考官得士九人撤棘後偕同志  
諸公遊莫愁雨花臺棲霞雞鳴諸勝復迭爲賓主讌集  
隨園及秦淮水榭射覆飛觴間以絲竹君自筮仕皖江恆

身任賢勞刻無暇晷惟白下旬日之遊自謂生平樂事云  
己卯署南陵民俗健訟訟師多於佗邑君勤於聽斷案無  
稽牒嚴懲訟師技無所售值廉使鄒公過境有訟君武斷  
者鄒公曰武斷而結何如不斷而累乎投其牒於地責而  
逐之漕倉在蕪湖紳民多號呼滋事爲官吏患聞君至則  
曰我侯不取錢不畱獄漕糧吾應納也安忍累我侯乎於  
是踴躍爭輸先期竣事無一人作鬧者君駐蕪湖兩月兼  
攝蕪湖同知事庚辰補鳳臺疏將具適宣城缺出方伯嵩  
公謂劇邑難治非君莫能勝白撫軍遂以君奏補宣城宣

城爲附郭邑政務殷繁財賦甲於通省漕務之難亦甲於通省君開廩量米凡四萬餘石兩月而畢民情鼓舞如在南陵時初君以讞獄爲僚長推重每需次會垣當道有研鞫事輒委君旋入發審局後乃總司局務多所平反每陳一臺上官畫諾而已方其自白下歸皖也廉使謂之曰有疑獄於此待君久矣明日撫軍以涇縣民徐飛隴爲章氏族毆斃一案委君會鞫此案四年未結京控者二次矣君徧閱訟牘窮審十餘日夜究出徐章二族因爭山結怨徐氏聚族而謀以飛隴老病垂死傷斃之而以羣毆訟章族

且靡知要證李象受徐氏金有據惟徐族所指傷痕與初  
驗圖格異獄不能定請撫軍調取開檢閱年餘委兩刺史  
往提飛隴屍徐氏聚族而詈毆退官役事

閻奉

嚴旨命督撫委文武大員率兵赴涇徐族大懼忽有年逾  
六十之徐玉林赴刑部門自到死有牒辭自訴謂玉林幼  
受飛隴母乳哺今以死訟冤云云奉

旨專交制軍審

辦制軍委官覆審以李象擬抵定讞部議巡撫以下皆降  
調君以推鞠不實發軍臺効力至張家口司漢文檔案邊  
城枕山霜嚴風勁昏旦孤坐悲笳遠聞時而出關四望大

漠無垠草樹寡色韋韞毳幙羶肉酪漿之味時亦稍稍領  
略迴憶江南舊遊邈矣難再聊與同戍諸公時相過從翦  
燭圍鑪互相慰藉轉念老母張太宜人年近古稀倚閭凝  
望則又萬感交集悲不自勝居二年 賜環返里奉侍

太宜人越三年太宜人卒公貧宦歸田窮愁日甚自謂甘  
旨多缺祭禘禘時嘗自記行略用抒苦衷然君弟蘭溪念  
祖以戊辰副榜中式乙酉順天舉人充 武英殿校錄出  
知沅陵縣長子灃乙酉拔貢 朝考授七品官分禮部循  
資以主事候補 記名軍機章京次子沅蚤歲遊泮詩書

之澤其方興而未艾也夫卒於道光己亥五月二十八日  
年六十有五娶張太宜人副室王氏俱先君卒子灃沅道  
光庚子十二月初四日韓西郊祖塋銘曰

折獄惟良今難於古騰蜚攬蔓尋不能覩鼠鬪穴中狸狴  
不能捕於虜神君能解其紛觀濁迷清虛緣而葆真不然  
豈其蠻童成羣反獍狴於鬪墮之凶人我文君竊識君後  
昆滕公之室于公之門

朱夫人墓志銘

嘉慶辛未夏余改官主事分戶部湖廣司是年冬蔭堂朱



公以廕生授戶部主事亦分湖廣司每日晨集暮歸及入  
禁門趨御苑未嘗不相偕雖同堂兄弟無以過之明  
年夫人奉太夫人就養京邸與先太恭人時相往還太恭  
人數稱夫人賢以訓余內子余患目眚乞假歸閱四年主  
請乾陽蔭堂忽來謁問其行則由郎中京察一等任甘涼  
兵備道行次乾州諗余安研於茲因而過訪延入講堂之  
西室坐未定聞人馬簇擁而至出視之肩輿滿堂太夫人  
夫人及孫男女四以次降輿入後堂與內子敘契闊內外  
歡譙燭跋乃別時道光丙戌五月也壬辰蔭堂升湖北按

察使乙未升河南布政使己亥升河南巡撫旋升漕運總督每歲南糧北上總督乘舟督運奉太夫人同行夫人率子女侍焉計一年中在舟之日居其半晨昏安膳膝下弗離舵尾烹鮮篷窗覽勝山容水態儵忽改觀邪滸之聲前唱後和有遊眺之樂無酬應之累夫人半世辛勤惟此行最爲安適忽聞風濤撼舟驚悸遭疾旋署薨逝年五十有四時辛丑十月八日也明年陰堂郵書至曰吾喪偶母悲感弗釋思返舊鄉吾上疏乞養得請矣吾妻葬有日吾自誤行略敢以相質又曰小事也納幽之文不敢煩大筆當

歸而謀之嗚呼余與蔭堂交三十餘年於夫人懿行知之  
悉矣蔭堂憫余衰病不欲余任勞余何敢憚一日之勤使  
寸心弗愜爰紬繹行略證以平日所聞述其事而章之夫  
人姓陶氏先世浙江秀水人考琢章公官湖南辰州州判  
貧病不能歸依弟宗韓公於黔遂家貴筑夫人年二十一  
歸蔭堂當夫人之未歸也勇烈公殉難西川蔭堂年十二  
奉靈輜歸葬家徒四壁生計蕭然蔭堂從師讀書及嫁兩  
姊一妹皆太夫人獨力支撐頗形拮据及夫人歸先意承  
志身任勞勩無惰容倦色太夫人喜以家事半委之太夫

人之勞遂糶一半及入都馭僕媼有法司出納惟謹素精  
書算鉤稽簿冊井井有條值缺乏質嫁衣簪珥爲薪米資  
太夫人將有訖遺經夫人籌度輒稱意太夫人察其能撥  
繁也以家事全委之太夫人之勞頓釋日無所事事惟含  
飴弄孫頤性養壽太夫人治家嚴凡臧獲服役悉準常規  
有疏失立加訶責夫人慮其過瞋有妨頤養也恆勸慰於  
側柔色以溫之雖盛怒無不立解蔭堂官京師歷十五年  
其性虛靜沖澹不梯榮階進與余同志厥後勤能漸著部  
尙書倚之如左右手自是公事曰煩賓朋曰衆又連舉子

女延師課書會指倍增度支愈絀而夫人操作愈苦未嘗告勞及蔭堂任監司擢封圻持節鉞敍厯四省廉俸漸優夫人起居尊貴仍力矢勤儉如在京師時性寬厚有容凡事總持大體務畱有餘不爲察察之明以困苦下人故人憚其明而樂其寬無敢有齷立者太夫人氣體羸弱兼以中年積勞畏寒特甚五涼地極高寒九月後卽安養遂室不出戶庭一日遇疾氣滯齒堅閉不可開如中風狀趣醫不至舉家惶恐夫人磨蘇合丸蘸指頭徧擦上下齧俄頃口開進湯藥而愈在汴時值夫人五十初度先期謂蔭

堂曰大吏非公事不可與屬吏交祝壽非公也且慈親在堂余何敢言壽請祕之蔭堂聽其言從之汴之僚屬無一人知夫人生日者在淮安亦如之及夫人卒蔭堂哭之曰吾非能孝吾親也所恃以代吾者妻耳今已矣且漕務孔棘吾日夜竭蹶時憂不給吾一日在官吾終不能孝吾親計惟有歸耳太夫人哭之曰天奪吾孝婦壺內事煩吾子不暇理吾老矣安能屏當若故爲讐任其絲棼不治吾又弗忍顧調蔭堂曰速爲吾治裝吾將歸蔭堂遂上疏陳情奉太夫人以歸余中年病廢久無宦情而天下吏治隆污

民生利病及孝子賢媛之堪勵澆俗者必審聽熟視數稱之以教諸生計蔭堂歷官自內而外由北而南凡官政外繁於內南難於北家事亦然余之志夫人也獨詳內而略外南則尤略何也余所略者得之傳聞者也所詳者皆昔年官京師時得諸目覩竝得諸先太恭人余不敢貴目而賤目亦欲使後之覽余文者信余言之非誕也夫人子女各四長子謹度太學生次謹身早卒三謹順後夫人四十二日卒四謹信道光某年月日葬新阡銘曰  
孝婦之孝孝子不如子恆在外婦恆侍姑候暝候喜胡笑

胡吁子未及覺婦也躊躇慈姑愛婦賢於愛女女嫁比鄰  
俄焉秦楚婦在身旁聞呼斯唯思女而悲見婦而喜虔奉  
姑嫜抑搔必謹藥無須嘗醫不勞診今之盧扁古之曾閔  
更有難者雅度冲融勸納妾媵二女和衷小星映月少室  
依崧彤徽不沫慶衍麟趾觥觥漕帥功德在民夫人相之  
熏然慈仁羊虎躡蹠松柏輪囷貞石不朽永昌後昆

周侶俊墓志銘

君諱傑字侶俊世居盤屋勒馬邨大父諱景命考諱之正  
晚號端翁妣氏馬翁少貧鬻餅自給夜轉磨屑麥重羅之



麪如玉塵雞鳴操餅杖聲丁丁聞於鄰舍燔炭於鑪察其  
火候餅味甘人呼爲周家餅爭市之數年積有餘貲入山  
採木獲利倍徙乃鬻錢於終南市以廉賈稱而緡鑑日富  
君之生也翁年近四十矣鍾愛之不加訶責君弱不好弄  
識解明達不與常童伍旣就傳值鄰邨賽神演劇翁使君  
往觀授百錢俾買果餌君曰兒飽餐而往腹餒卽歸何以  
錢爲某邨姻家有事途稍遠翁令乘羸往使傭牽之君曰  
吾家止一傭一羸耕作外運糧轉磨不少休兒不忍苦之  
且童年宜習足力乘羸慣則筋骨慵惰非車馬不行設遇

艱苦事何以任之翁壯其言令輟讀理家務君讀僅五年  
粗識字而已未屬文也自是嚴屬錫慎出納尺布升米必  
書於簿朗如倉列農事與傭共之傭不得息凡里黨戚族  
婚喪事皆儉而中禮井井有條翁大喜因謂之曰吾一身  
理市事百目不能周汝能助我理乎對曰願學翁乃攜以  
往教之算不一年計數以敏周知市事仍兼理家務日暮  
必歸黎明必至闐闐市距家十餘里皆徒步往來雖風雨  
無阻君襄事二十餘年市事蒸蒸日上翁年七十餘猶勤  
動不休君請翁家居安養翁不可徧求諸親友更番勸之

翁乃歸君獨理市事閱二十餘年君亦老矣求田間舍歲有增益稱素封焉南山故產木山行十里許松梓蒨鬱緣陵被岡互乎秦嶺而南數百里不斷名曰老林三省教匪之亂依林爲巢人莫敢入木益蕃賊平操斧斤入者恣其斬伐名曰供廂木自黑水谷出入渭浮河經豫晉越山左達淮徐供數省梁棟其利不貲而費亦頗鉅計一廂所役多者數千人少不下數百皆衣食於供廂者木踰山度澗動賴人力遇山水陡漲木輒漂失比年以來老林空矣採木者必於嶺南道愈遠費愈繁而售者反稀吾邑業此者

每利不償害甚者蕩產君旣饒於貲出其餘增置六壠有  
供廂者說君曰吾事垂成而力不繼請君酌入貲事成計  
貲分息可乎君素諳此業計所需有限許之費八萬緡而  
木不出勉爲之木燬於火貲大虧同事者知此事之不可  
救療也私鬻木於商而自取其值君恚甚訟之縣又訟之  
府又訟之司道奔馳四五年不暇理市事六壠同時告虧  
訟事解索債者踵相接君力不能償割田宅補之事繁會  
少形神告疲今年五月初六日卒於家壽六十有七君性  
敏達沈毅持身端謹不觀劇不戲談不與人對飲不喜人

面談遇事侃侃而談雖夢中嚙語亦琅琅可聽不知其在夢中也見人私語輒訶之曰有甚曖昧事爲此兒女態耶凡有求於君直言之則無不應若脅肩諂笑或遺以佗物雖固請弗應乙未歲大饑散糧若干石明年春復散錢若干緡邑侯徐公倡修對峰書院君輸鑑八百議敘賞入品頂戴配李孺人生尙文太學生蔚文從余遊文理析矣數試不售值訟事方劇不得卒業乃納粟入監尙文娶董氏生茂林桂林繼娶黃氏生甲林蔚文娶郝氏生秋元冬元春元茂林娶蕭氏生丙寅君治家有法嘗謂尙文等

曰稱汝長者汝賊也摘汝短者汝師也人以師爲讐以賊爲友故鮮成而多敗汝曹戒之每歲冬分給諸婦棉花人五斤令自織紡至人家見楹帖及壁上格言凡有益身心者皆默記之有不解就士人講之其言動中禮有讀書人所不及者惜晚年輕信人言數十年銖積寸累而得者擲於無何有之鄉忍辱含垢憤懣以歿不亦悲哉然較端翁食貧時則綽綽有裕矣翁子惟君一人君子二孫六曾孫一叔聊蕃衍其象已見家之興也惟人其替也亦惟人若但以田宅之增減卜家道之盛衰是猶流俗人之見也已

檀華館文集

卷五

題

尚文兄弟果能同心協力謹身節用乃祖父之所遺固已  
豐矣勉之哉勿謂爲善不足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  
六日安葬斑竹園祖塋銘曰

自我成之自我虧之雖成匪成雖虧匪虧白雲變滅皎月  
盈缺滅豈無雲缺豈非月旣缺復盈隨滅隨生太虛浩浩  
孰虧孰成譬彼嘉樹載秋載春華實雖隕根幹斯存無搖  
爾幹無傷爾根元氣內守榮瘁奚論勒銘茲石告君後昆  
念茲在茲惟賢子孫

吳蘇鄉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鳴捷字友聲號蔗鄉世居安徽歙縣系出吳太伯  
有印曰太伯百世孫曾祖諱儒慶以孫府尹公貴 贈  
資政大夫祖諱華孫號冠山雍正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武英殿供奉同修明紀綱目視學福建著有翼堂文集  
筠溪山房詩集學者稱冠山先生考諱恩詔號雨亭乾隆  
壬申舉人由內閣中書歷官刑部福建司員外郎大通橋  
監督浙江金衢嚴道調甯紹台海防兵備道曾祖妣氏程  
祖妣氏洪妣氏汪各 封贈如例冠山公罷官歸爲諸  
孫講經史先生善疑善問恆觸類引伸反復尋究公大悅



之先生同胞五人次居第三隨雨亭公於浙公卒於浙虧  
累逾萬當道議發其事時先生年十七兩兄歸試兩弟幼  
怵然曰事急矣吾其聽諸乃忝謁諸公百計補苴事得解  
遂扶輿歸歛家有祭田若干畝悉以讓諸兄弟而自爲無  
米炊某公贈詩云半傾大廈當頭壓一局殘棋下手難危  
之也娶朱宜人甫入門盡鬻嫁衣簪珥爲饗殮資先生得  
奮志下帷入郡庠數應省試不售襍被入京師館舅氏兵  
部尚書汪公宅汪公文端公子也幕中多名下士鮮衣玉  
佩照耀生輝值令節必分賞諸僮僕先生無所事事囊空

服樸諸僮僕輕之又不獲賞怨怒形於辭色一日尙書宴客先生與焉行酒者次及先生忿忿然置杯於几鏗然有聲尙書覺先生以指彈杯微笑曰幸無恙尙書色動客散鞭行酒者諸僮僕乃稍稍敬憚先生早年轍軻自謂讀書日少多所未窺讀者復不盡記憶念借書難施朱墨乃陸續購書及古人名集朝夕披讀截鵝翎爲管每讀書以管蘸丹砂印泥印句讀間形圓色鮮行列修整筆圈者不如也圈多處必中冑累累如貫珠見者愛玩不置因以贈之再購再讀再印印畢輒以贈人案頭不畱一卷而羣書

擗腸挂腹時於語言文字間發之得書者或酬以金或贈以衣佩先生始通賓客與四方賢者交上下其議論久之間見益擴於國朝人物掌故尤能舉其本末如數家珍凡前輩鉅公好士者皆折節與先生交自是名動京師戊午舉江南鄉試辛酉成進士以知縣分發陝西時年三十有七人謂先生負槃槃大才半生困窘得一官一邑必穎脫而出矣先生乞假南旋登山臨水遨遊吳越間歲乙丑乃遲遲入陝署岐山補高陵又署長安調咸陽又調咸甯擢知鄜州署同州府代理延安府丁酉署興安府卒於官

年七十有三計官陝三十三載杜苞苴省徭役獎節孝恤  
臯疾振人文輯志乘謹隄防遇事表裏洞澈而用意渾厚  
不爲察察之剛子子之義當時若無事然甫去則人皆思  
之尤神於聽斷瞭如目覩作邑有疑獄大吏輒委先生至  
則一鞠而定永無反覆先生目光炯炯人謂其能見鬼物  
持此以求民情情無遁者其然與其不然與德親炙有年  
卒莫得而名之先生自守廉潔而性喜任俠瘠己肥人用  
常不足凡有求者無不與或不待求卽與之引見二  
次皆稱貸以往稱貸以歸四川總督鄂公牧廨時虧倉粟

求助於同官見先生假二百金先生統計其數曰助不敵  
虧奈何因倍與之潼關廳桐城張公卒家屬不能歸時先  
生典質一空計無所出乃自支養廉八百金盡付張氏時  
人語曰善哉此舉也真不愧捐廉矣分校棘闡者三德舉  
丁卯鄉試出門下時先生方宰高陵德一歲一謁與公子  
曾純交後移咸陽招德課曾紹讀兄子慎與德子慎莊與  
曾紹其筆研德官京師興莊試禮闈先生必助資斧德病  
目歸杜門不出先生讞獄罄屋必臨視病榻德亦時遣興  
莊問先生起居兩家來往之密如婚媾然曾紹甫婚而沒

曾純生福先六歲卽能屬對聽師講亦善疑善問有大父  
風曾純復以病沒先生膝下惟福先一人及先生之卒於  
興安也樞寄蕭寺中眷屬在鄜歸無貲德請於巡撫富公  
布政使楊公督糧道劉公知西安府貴公興安府郭公署  
鄜州孫公及先生僚友故舊籌所以恤孤孀者得五千金  
有奇南迎樞北迎眷屬償其逋債德取千金置田於盤屋  
歲取其租供福先延師費福先得不廢書諸公好義僚屬  
景從此外間風起者又有人焉先生之清風亮節其感人  
也深矣不然德一衰病書生巨力不能自爲謀其能爲孤

孀謀哉曾純屬續時德往問疾其室人前陝安道何公女  
率福先哭而出曰翁老矣吾夫垂危此子將安託德應聲  
曰託我母子皆拜謝福先之師汪焜曾純表弟也從學於  
德德語焜曰撫孤吾責也但撫孤者匪獨衣食之必教誨  
之衣食易教誨難能助我者其子乎焜曰先生視福先如  
子姪何難焉德曰吾子姪雖愚吾教之必率福先之才遠  
勝吾子姪顧安能使吳氏子如路氏子之率教乎俄焉曾  
純沒先生因使焜爲福先妣先兄朝遺女致書於德曰子  
欲子吾孫吾今使子子之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矣嗚呼

言猶在耳不一年先生終矣今福先十四歲矣楊子見歧  
路而泣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素絲而悲爲其可以  
黃可以黑福先就傳讀書無閒寒暑此正可南可北可黃  
可黑之時也以福先之才專心嚮學視吾師當日南北奔  
馳從險阻艱難中乘一朝夕之暇勉力肄習者其勞逸迥  
殊其所至愈不可量矧積書萬卷手澤尙新高曾之矩矱  
大父之風烈一披鎔而盡得之承先志啟後人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不然德重負吾師之託且使吾師知人之明至  
於德而爽也德之罪蓋益不可追也夫道光二十一年辛



丑八月二十七日葬咸甯韓森冢新阡曾純字亞農援例授縣丞著有畫苑集成妾汪氏曾紹字繼卿娶何氏俱沒於陝附葬兆側銘曰

嗚呼我師孤桐無枝孫枝晚出風雨撼之下有樵者斜睨旁窺伊誰之責而聽其爲嗚呼余小子其奚辭

丁太宜人墓志銘

太宜人氏朱山陰朱文懿公裔孫丙然公女

贈奉政

大夫丁雲崖先生配學正家俊母主事芑詒大母也德與家俊交三十八年矣芑詒兄弟先後從德學其妹爲德次

子慎臯婦通門世好重以婚姻不時往來其家得諸聞見者較切竊計其家事凡三變太宜人之始歸贈公也公以浙人遊秦依伯兄槐煜公學申韓於藍田署逾年家俊生槐煜公旋浙公館於北山小邑研田所入不贍太宜人依母家賃屋而居以澣濯自給襁家俊於背而手自煩擱恆一日一舉火家俊五歲屬其舅擇句讀師師以贈公遠客太宜人食貧堅不受脩脯太宜人烹鮮饋食月五六次畱少許以食家俊越三年贈公自北山歸揖之曰兒不廢學內助之力也尋命家俊從石師受經義贈公適賦閒資屢

園太宜人鬻及幃幕具梁肉使家俊侍公會自率小婢就  
廚下饜藜藿而已公治事有識以信義自守遠近諸大邑  
爭羅致之脩脯豐腴以餘貲買宅於會垣之四府街置田  
於南鄉駸駸乎稱小康矣嘗召縫人爲太宜人製衣太宜  
人辭曰吾往來者惟數親串巨鮮衣華服無所用之徒局  
之笥中日就黯淡若以製衣之金分諸親串之貧者俾各  
易薪米不猶愈乎贈公曰善家俊旣入庠讀書關中書院  
與德共研席是年芑詒生彌月具湯餅招德等數人往肴  
饌精美客皆饜飫後德每至其家坐談久輒具豐饌雖恆

饒亦有至味問烹飪之法家俊曰無法也丙子隨吾母朝夕入廚學三年矣弗能似也一經吾母手其味頓殊羣莫名其所以然此豈有法可授耶德少年疏散家俊獨縝密案頭筆研架上卷軸位置必得其所遇事井井有條極瓊屑事恆隨手登記怪其過勞家俊曰吾母喜修整不敢不然居書院數年知交落落竊怪其寡合家俊曰吾與人對談或偶與遊宴每歸家母必問之吾不能隱凡非吾母許可者吾不敢交也家俊以癸酉選拔舉丙子鄉試先時次子蘊修三子芾存相繼生後生女卽愼臯婦也贈公以繼

起有人思以含飴娛老遂退而歸休不復出居三年卒於  
家家俊力營喪葬罷舉子業讀楊曾廖賴之書自爲公  
卜地厯十餘年乃克舉葬至是歲無所入而度支曰繁家  
俊又生茂承芑詒由乙酉選拔舉於鄉壬辰成進士簽分  
戶部主事蠶修芾存亦次第授室男昏女嫁孫男女歲有  
增益倉指數倍於前家計益迫選甘肅靈州學正道遠不  
獲迎養居數月棄官而歸嘗主講岐山蓋屋及咸長二邑  
之崇化三原之學古筆耕所獲不足以償債太宜人處之  
泊如日訓誡子孫家俊奉命惟謹事無鉅細必請於母而

後行內行敦篤士林稱之謂非太宜人之教也與太宜人  
卒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壽七十有九憶昔德初  
見時太宜人方四十許熏然慈仁至老不變未嘗見有怒  
容憂色也常和悅而已古謂吉人者其是邪不然贈公襍  
被入關孑然一身目久之而立室家又久之而子孫蔚起  
芑詒官戶部克任賢勞能名動日下盡修食餼於庠六年  
矣芾存以宗人府供事議敘從九品茂承隨其父讀書學  
古書院曾孫男女凡七一門之內森森竹立昔年所未有  
也雖曰贈公之德鬱極而發要非太宜人之助不及此道

檀華館文集

卷五

墓

光二十二年某月日安厝八里邨與贈公合墓銘曰  
八珍之美匪調不馨錦文亶亶織組乃成贈公治獄陰德  
在人淑儷贊之澤及六姻茹苦而甘甘豈忘苦由困而亨  
何必華廡青青宰樹蔚爲慈雲七里之邨八尺之墳

任莘田墓志銘

君諱仰伊字莘田嘉慶丙子科舉人以從兄延清君與余  
丁卯同年北上時相見於京邸端而虛勉而一心竊儀之  
閱二十餘年君命長子葆貞負笈宏道從余受學居四年  
次子葆純亦至余門下健者大都能爲說理之文試以經

義不免空疏至大典制大疑難如郊禘星律井田封建諸  
經之互有異同者鮮能洞徹源流辨證明確獨葆貞考據  
精詳有經術氣非因陋就簡者比叩其所學則曩曰趨庭  
時面承指畫於君者也君幼時考衡山公口授小學四子  
書及詩書易妣葉太孺人卒君年十三方讀戴記手鈔喪  
禮一冊朝夕紬繹將師其意而行之遊泮後以家藏經注  
殘缺不完就學署借觀月易一函歸而讀之恆焚膏徹曙  
閱兩載而周目亦從此病矣表兄權未亭以君博覽經傳  
勸以由博反約潛心性命之旨君取儒先書徧施朱墨遇



疑義錄之書眉蠶眠細字幾不能容邵陽鄒藜閣經師也  
尤深於禮經盛氏集編秦氏五禮通考俱能貫串其說君  
不時就正大得其切劘然君之於喪禮尤得諸肄習非專  
事口舌者藜閣亦自謂不如君應科歲試輒列高等提學  
陸平泉先生亟稱之有經解不窮之目及應禮部試謁見  
陸公公於稠衆中指之曰此關右經生也繼母權太孺人  
卒君盡哀盡禮如喪葉太孺人衡山公老患嘔血堅不飲  
藥君徧閱本草食物擇其和榮衛而可於口者迭充餐餼  
未半年不藥而痊人比諸樂正子春之侍疾君自己卯報

罷不赴會試者十餘年自是跬步弗離齋必親視一日爲  
公老友送韓未歸或以菜餚豆餅饌公勉嘗之夜發嗽遂  
以不起壽八十有二君追痛自尤以槨材難得淹柩於堂  
冬月衰絰不鑪不裘逾禪期猶不御酒肉不出里門及營  
窆窆不徇俗尙一一酌諸禮經士論臚之君無兄弟有姊  
適張儀亭儀亭貧因久困童試將改業君勸止之是冬遂  
補邑庠子公燕就君受學飲食教誨與葆貞同居八年入  
庠乃歸葆貞妹曰荃君教之如子授女誠閨範諸書及笄  
富室爭灼君悉卻之以儀亭食貧力學字其季子遇圯君

女弟適李氏而寡家亦中落君撫其孤仲春漸至成立從弟志伊幼從君學爲諸生未久夫婦相繼卒遺孤數歲無所依時君選城固訓導攜以往飲食教誨與葆純同見之者疑其爲君少子也君師事邵陽雷香晚六年後香晚與君同榜遠近傳爲佳話及香晚歿君方居衡山公憂間計據苫大哭哀經奔弔心喪之痛不止三年矣同邑張蘿谷先生肥遯洛濱著述甚富君命葆貞請於外舅連雪峰孝廉捐梓二種尋商諸邑紳公舉鄉賢其表微闡幽扶翼風化類如此訓葆貞以研經爲主曰人可經年不作文不可

一日不讀書雖試期逼近惟日講經史數條古文唐詩各  
幾首人議其迂闊竄效弗恤也葆貞舉庚子鄉試禮闈報  
罷省君於城固君問在都市何物葆貞以所購諸書對君  
喜語葆貞曰吾比年讀史頗有會心文章以龍門爲最誰  
不知之若上下古今洞然於人事得失之由廬陵五代史  
外佗弗能及凡讀一史取歷朝比較之治亂興亡瞭如指  
掌異日持身應物莅官服政實基於此慎勿作斷爛朝報  
觀也吾曰以讀經病以讀史瘳其拓我心胸也多矣君在  
城固與教諭王蔭三共事六年親如昆弟蔭三升延安教

授揮淚而別臨別詩有知心追管鮑之句君之重義輕財  
亦可想已 國家以孝友睦婣任恤教天下士民

聖諭廣訓十六條明白剴切人人能曉而所爲多相刺謬  
者匪獨偏私爲害亦學力不足勝之巨君之質純行篤其  
得力尤在明經漢儒之說經也博其失也駁宋儒之說經  
也精而於名物象數不無疏略君旣肆力於漢學復折衷  
於宋元以來諸儒之說不使之泛濫無歸故能措諸躬行  
非徒爲虛車之飾若喪服小記喪大記士喪禮旣夕士虞  
皆研究靡遺奉爲圭臬之數篇乃坊刻所刪截凡攻舉子

業者終身不寓目者也天下事有所爲而爲者僞無所爲而爲者眞若君者其卽所謂君子儒者與惜乎所學未展竟以司鐸終也君嘗誤戚族數節婦事略仿明史宗室功臣諸表擬修家乘義例十餘條未及舉行疾終城固時道光壬寅四月十一日年五十有九配白孺人子葆貞葆純孫訢訥道光丙午某月日葬某處葆貞自澄城來請爲納幽之文余畱與其飯辭蓋猶未御酒肉也嗚呼此可見君之身敦矣葆貞誤行狀五六千言凡君嘉言懿行及官城固事敘次精核余無以易之爰撮其要者爲志而繫以銘

銘曰

漢立經學鴻儒代興人誦以口君服以膺匪科第是登惟  
矩矱是憑若考作室孰敢不承自茲以往子孫繩繩以施  
於雲仍

張太孺人墓志銘

太孺人氏魏及門張本濤大母也卒年九十一葬有曰本  
濤持狀至曰此吾大母實行也濤不才不能顯親更不忍  
稍加肝飾以欺本心以誣我大母請先生銘其竊余與濤  
居相近世有葭莩親得悉張氏事讀其狀信然爰述其事

而銘之太孺人歸太學生峴山公逮事舅姑家雖業農而飯粥餅餌之製極精舅嚴峻好潔非太孺人之食不食太孺人亦非自爲之弗安也姑持齋惟謹月茹素九日俗號花齋臨終謂太孺人曰家祭值齋日無更製素食汝縱能記後人恐不能不如且已姑卒迄太孺人卒歷五十餘年齋日未嘗一誤亦未嘗以其期授家人太孺人老濤請曾大母齋期將書諸祠壁用志不忘太孺人曰汝有是心吾授汝不然吾弗授始以姑遺言爲濤述之將卒之前數夕與家人擁鑪坐述昔年事舅姑狀辭平氣和猶靄然有樂



意也岷山公性爽善治家太孺人佐以勤敏家益饒裕某  
歲夏鋤禾方急公黎明出傭數十人於市率之田未以人  
數告家人屆早餐盥者不知人數將奔問於田太孺人曰  
無庸我家鋤有數試數之存鋤若干知攜去鋤若干則人  
數得矣如其言餉之飯孟匕箸之數適如人數嘗大起土  
木食者日數十人太孺人以一人職中饋炊爨之暇杼不  
停聲凡嫁女三姪女二孫女三布衣裙幾百領皆出諸篋  
笥中乃前數十年之積也嘉慶十一年公卒子燕詒甫弱  
冠無兄弟以一人持門戶好施予急人之急傾囊倒篋而

不惜坐是家中落索債者接踵於門有速訟者太孺人持以儉約勤劬倍增然猶命濤從余遊脩脯膏火之費未嘗缺乏濤舉壬辰鄉試數赴禮闈度支益絀因家居授徒問字者戶外履滿一生讀半載以憂去年終奉脩金太孺人曰此子遭大故義不當受遂還之家舊買張氏宅院有橘椒樹各一實熟時必遺故主後種樹者歿乃止嘗曰吾每見此物卽憶植此物者不遺之吾心不安濤以此言也語諸姑姑曰而所見者止此耳而知東院梨樹乎東院故侯氏宅買時黎方實爾大母之遺梨於侯猶遺榴椒於張也

而其志之凡族媼貧者至與談家計輒代籌其利害而區  
處之必有益於貧者天久陰雨或婦人臨蓐乞假無不應  
或不待求而遺之其卒也鄉里婦女號咷而來者如嬰兒  
之失其母也生平嚴重和緩坐未嘗敲側行未嘗疾促無  
妄語無戲言無遽色卽子孫之觸怒者亦未以厲色加之  
強記過人近支分門書凡五家某子某年某日生某婦某  
年某日歸某女某年某日嫁某家偶語及之無一誤者貌  
清癯食無多而爽健異常晝不知寢夜寢未嘗達曙年八  
十餘行不拄杖紡車聲時間戶外病革時語音瀏亮遺命

甚悉尤諄諄以償債屬濤其清介如此卒於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二十三年十月某日韓子燕詒太學生孫六本濤居長本滋庠生餘俱業儒曾孫三俱幼明年本濤會試入都且應大挑詞林之選民社之司必得其一其力能償債與否吾不敢豫知也能償必無不償如不能惟師爾大母之清介與其待物之仁且恕心存利濟勉爲賢良其所以承先志者不更大歟銘曰  
人負我債人不我償我反恤其尅爾賈無錢我搜我囊爾廚不火我空我倉我負人債中心彷徨剜心頭肉醫眼前

瘡瘡未平而心多傷負債奚罪負心則殃母也壽考家其  
昌孫曾羅列森成行遺言在心銘不忘唯此心之耿耿不  
諒於人而鑒於彼蒼

王恭人墓志銘

王恭人邱叔山先生繼配也祖諱懿修號春甫乾隆丙戌  
翰林官禮部尚書直上書房諡文僖考諱宗誠號蓮  
府乾隆庚戌翰林官兵部尚書祖妣氏阮妣氏江氏翁俱  
封一品夫人恭人生八歲江夫人卒事繼母翁夫人  
李護持諸幼弟惟謹蓮府公之視學山東也阮太夫人年

高翁夫人多病不偕往恭人日侍重闈常代理家政節堂  
上勞文僖公與蓮府公爲之相攸久弗得時先生已官編  
修值元配李恭人歿蔣丹林喬筆珊帥仙舟趙遂樓諸前  
輩爲恭人灼恭人遂歸先生明年先生丁中議公憂星馳  
赴閩畱恭人於京旋又丁太淑人憂越四載服闋旋都充  
廣西鄉試正考官順天鄉試同考官由御史出知延安嘗  
署延榆綏道鳳邠鹽汰道攝鳳翔府事者再充陝闡內監  
試者三最後攝同州府事而恭人以壬寅正月六日卒於  
府署年五十有五方先生官編修時大考前列記名

將擢官矣旋以憂去守延安時膺卓薦引

見回任將

擢官矣久而寂然洎丙申丁酉間厯署道府治行益彰所  
至輿論翕然諸大僚方屬意先生先生遽引疾去閱四年  
復補延安計前後數厯中外凡三十餘載恭人恆與之俱  
先生性嚴峻恭人勸之以寬先生任事勤能案無檣牒不  
暇問閭內事悉以委恭人恭人攬大綱執大目而不爲苛  
察以苦人事無鉅細應機立斷自戚族賓從下逮臧獲之  
屬罔不悅服比卒先生哭曰已矣吾失良友不得復聞過  
矣癸卯春先生以論俸推升授湖北糧道將入都先期遣

奉靈輦於某年月日安葬家山手誤行略示德德以文僞  
公門下士得謁見蓮府公知其宅心潭粹內行肫篤其訓  
女也先之以儒術而後教以婦職故門內多君子女比歸  
秦與先生訂交子瑀璫皆恭人出嘗負笈受業訓課之餘  
與閭家範今觀行略證以曩昔所聞信而有徵語無肝飾  
謹敘其崖略而爲之銘銘曰

溫溫恭人青陽王氏大宗伯孫大司馬子選壻十年嬪於  
太史太史清貧內政咸理時鬻釵鈿以佐薪水勤不居功  
儉能中禮一麾出守魚軒西來衣敝方改食淡如齋力杜



權華鮮文集

卷五

七

華縉用戒與臺清而容物大度恢恢劉太恭人李恭人母  
恭人母之禮隆情厚孔晬孔愉曷無曷有金帛療貧復苓  
薑壽恭人長女李恭人遺爰鞠爰育過於其兒人訝其過  
恭人曰嘻程子有言避嫌者私論聖則是處人則非矧茲  
孤子惇惇孰依余縱自信彼實自疑人之多言又間離之  
心難徧剖敦將安施女敦不修繫余之咎恩勤不篤雖敦  
弗受旨哉斯言允垂不朽願贈官師佩如瓊玖兄公監司  
荆南蛻委稅額八千官符一紙追呼火迫賓朋議起云編  
修俸聊以相抵恭人曰嘻胡吝於財

君父之前而塞

責哉編修清俸歲得希微半入於官百年猶虧兄弟連枝  
奚分彼此盡繳田廬庶幾可弭但取心安勿恤家毀轉白  
翁姑翁姑色喜有婦如斯吾無憂矣含節弄孫聊娛暮齒  
荆南有女于歸桂林憫茲寡鵠贍以兼金荆南有子牧我  
耀州引避循例晉階代籌謝氏周氏先生之姊席氏外家  
諸兄諸弟閩黔戚族復多會指歲有周卹俾謀薪米恭人  
曰嘻此非萬全萬全之計厥惟義田鑿隧抱甕曷若疏泉  
解衣供屨曷若黃縣鎗利於地受畷於天矧惟諸家困虛  
瓶罄緡鑑雖來轉眼無贍小補空勞大費勿吝古人可師

師范文正旁潤六嫔下傳子姓百世之規一言而定丈夫  
慕義怵佗人先俄焉中變私情暗牽坤爲吝嗇秉心更偏  
戎婦尊雄衍妻繞錢孰達於理孰明於權何期巾幗迺有  
英圖我知其然實惟家教匪纂組是精惟縑緗是劭幼侍  
嚴親飫聞庭誥長隨夫子爲襄檢校青青者竹坡公之符  
不以調水而以借書漢書下酒共酌同斟博議成帙上下  
古今中壘之傳茂先之箴批郢導窾璣瓏其心臨事不眩  
識元頌深相夫盡瘁誨子纂嚴鳩車輟戲自課書籤出話  
必檢無爲炎炎立志必遠無爭纖纖黜華示樸戒傲持謙

長女適朱三女適商習詩明禮衣柔膳薌次嬪相門歸於  
富陽慈姑垂危新婦隕涕操藥以羞割肉於臂拈鍼避鍼  
食魚防刺及其握刀曾不膽悸鉅鋒若霜惟憂不利一時  
孝行傳播 朝堂女德無忝母儀孔彰天胡不弔寶婺沈  
光黔山萬里靈輶返鄉我與先生論文爲樂飲我以醕染  
我以學文綺珍裘彪羹雁臠頒向庭除檢從閨閣感德不  
讓爰製斯文貞珉萬古宰樹恆春

王梧軒墓志銘

余昔主講乾陽王樂邨王氏從學者兄弟三人家麟家驥

家驤也其尊人諱士俊字廷秀號梧軒數以酒食過訪吾友田錫卿謂余曰此昔年富家翁也今匱矣猶負富翁名余問其故錫卿曰翁考理問公力農善賈積有餘貲遇歉歲散粟鄉里翁踵而行之二次而竭蹶矣設藥肆司事者橐金逃或勸訟之官翁曰吾負債纍纍訟之將益吾債不如且已鄰邨人負債者其子將償之問券載若干數翁曰事隔數十年卽有券亦不知置何所遂中止家有借券一篋約三四千金諸子請往索之翁曰此皆窶人吾不忍促迫也告貸者無弗予多不立券過時輒忘間有持縉鑑

至者率以無簿可稽約略收之而已其疏如此安得不速  
貧耶余聞而喜曰家雖貧子可教矣麟驥果先後遊泮驥  
旋登賢書驥亦文理燦然未成名而天同學者咸惜之驥  
以翁年就衰且北上無貲請暫停會試翁不可始稱貸後  
鬻產如是者七次而翁力竭矣卒於道光二十二年十月  
二十四日壽六十有六理問公之卒也翁年二十七伯叔  
父六堂兄弟九其謀析爨翁不能禁而隱痛於中得羸疾  
啜粥數年乃愈妣李安人有目眚醫者曰以河水洗之當  
愈河距邨二十里翁恐爲汲者紿因挈瓶親往間日一次

歷二年不懈少壯時豪於飲曾大醉一次醒而悔之自是  
斷酒不飲家去市半里不闢市門者十餘年日在家課子  
孫讀卒之前十年棺槨衣衾之屬皆親自料理或曰此兒  
輩事也何苦自爲翁曰兒輩方讀書奈何以此分其心且  
恐不當吾意不如自爲之翁自悔學不卒業督麟驥等甚  
力脩脯膏火之費無所吝雖極拮据終不令諸子知遇文  
士輒與訂交坐客常滿乞匄至門必飽之或以舊衣履恤  
之每墟里賽神演戲翁所至羣乞擁之鳩形鵠面爭進茶  
酒觀者如堵牆猶疑爲富家翁也元配氏李繼氏焦子七

家駒庠生家麒太學生家麟庠生俱李孺人出家驥辛卯  
科舉人家驥家珍家琨俱焦孺人出駒驥先翁卒女一適  
醴泉庠生祝大典孫六簡華籍華笙華策華家麒出管華  
筠華家驥出以簡華嗣家駒遺命以管華嗣家驥孫女二  
道光二十三年某月日葬祖塋之穆銘曰

馮公焚券市義於辭之人公之義奚市乃無券之可焚貸  
者竄且貧不償於翁之身造物者仁將代償於翁之子孫  
代償維何匪鑑匪緝數年之後當有紆青拖紫而來者陳  
牲醴於翁之墳



朱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張氏昆山人游擊文漣公女川北鎮總兵朱公  
諡勇烈諱射斗繼配漕運總督樹母也勇烈公兼文武才  
授筆從征緬甸及大小金川廓爾喀貴州苗累功擢總兵  
賞幹勇巴圖魯名號原配王太夫人卒公方專閫洎  
西爲滇邊鎮控制外夷軍府事繁不遑理家務太夫人年  
十六歸公卽總理壺內井井有條俾公無內顧憂公移鎮  
川北蜀民王三槐倡亂羣賊響應躡川東諸郡縣公帥偏  
師迭破三槐三槐中鎗忝先後擒賊目五十有二殲渠魁

四賊勢蹙潛渡嘉陵江公追戰三十里遇伏殉節時太夫人年二十八樹年十二女三人俱幼扶櫬歸貴筑營祭葬囊幾匱矣嫁二女又爲樹娶秀水陶氏樹少時氣體清羸不能肄騎射爲延師課讀補邑庠旣及歲以二等輕車都尉世職授主事分戶部與德同湖廣司太夫人攜陶夫人就養京師先妣趙太恭人數其往還見其姑慈婦聽太和一堂歸輒稱之訓德婦王氏又曰朱母善治家寬而有制儉能中禮下及臧獲進退皆中規矩德聞之悉矣德遭目疾乞假歸主講乾州樹京察一等擢甘涼道奉太夫人過

乾與王氏敘契闊時先慈在家深以不獲見爲恨且曰吾與朱母咫尺千里吾衰老多疾異日朱母再過恐吾不能待矣越二年吾母棄養鮮民之生於今十七年矣此十七年中太夫人康彊逢吉喜溢門庭樹以監司卓薦臬於楚藩於豫坐持節鉞官巡撫未幾遷漕運總督太夫人初隨勇烈公於滇移於蜀返於黔後就養於燕於秦至是板輿所經凡八省行三萬里於天下名勝遊覽大半更有異者糧艘北上時漕帥乘舟督運奉太夫人同行計一年中在舟之日居其半子婦承歡晨昏在側孫男女讀者讀繡者

繡幼者嬉戲與家居時無少異蓬窗憑眺賞逐時移如是者三年有浮家泛宅之樂無水宿風餐之苦舟抵津門長孫女適周水部者自京師來省翕聚累旬及樹以親老乞養而得請也奉太夫人歸里親串往來追歡道故彌甥外孫與膝下孫曾更番索抱應接不暇致足樂也居一年以疾終里第時甲辰二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三太夫人賦性冲澹不喜華縟衣不敝不改飲食非齋而若齋且終日勤勤不怠自逸樹自以奉養簡薄隱歎於中而爲之母者固已怡其神悅其志矣若德者中年盲廢無以娛親不得

已授徒四方恆以百代目以舌代筆脩脯不腆餐饕弗馨  
及兩眸復眈諸生從遊者眾研田歲入較昔爲豐力足以  
營甘旨而吾母不及待矣同爲人子乃一莪一蒿也相形  
之下能無愧且痛乎太夫人卒之朞月樹郵書於德曰吾  
與子仕同官吾母與太恭人爲閨閣中友吾母壺行子知  
之將於道光某年某月日卜葬於祖塋納幽之文子其無  
辭嗚呼德安敢辭哉謹就曩所熟聞者敘而銘之其詳於  
行述者從略焉銘曰

恒勇烈王臣匪躬騎箕天上坤能代終天生碩媛靈粹

攸鍾相夫誨子卓哉女宗齒方弱笄清衷總制時而怡懷  
舅姑不逮虔奉吉蠲代釐以祭筮藻筐蘋藉蘭蒸蕙公之  
姊妹適蒙適戴一貧而天糧粒莫貸卹其遺孤推愛及愛  
贈以千金俾居閭閻一爲廢婦黃鵠歌長迎將其家俾壽  
而康卷施之草拔心不傷酸風苦雨化爲熙陽二十餘載  
相得益彰公有季弟寓平遠州實先公卒言歸首邱田舍  
代理婚嫁豫籌子一女四春輝載周公之長女前室所遺  
爰鞠爰育恩斯勤斯我聞在昔後母多私衣蘆者凍采梲  
者飢前車覆轍後車蹈之安得母也爲開內師公履戎行

戰無不克難民必救棄孤必拾母也顧之悼焉心惻養與  
教偕配因人擇鄭男賈女紛其在側貧婦入門衣不蔽體  
授以襦袴誠以知恥遠恥多方自一身始膏沐雖無母荒  
梳洗羅紈可卻毋浣衣履邊幅不修舉動斯乖彼丈夫也  
猶損風裁矧爲女子而效尤哉美言可佩愚蒙頓開郝法  
鍾禮身與之偕接人以惠教子則嚴毋曰過小將爲炎炎  
黜華示樸戒傲持謙乃鍊乃鑠干鎔鋒銛子官農曹初逾  
弱冠人海喧闐懼爲俗變一起一居一遊一宴子不敢欺  
母也如見子官觀察澤若陽春俸錢有羨不以肥身河潤

九里分瞻戚鄰上承親志熏然慈仁子官藩臬諳諳詢言  
多一談讌少一平反不杜華競將生繫援鑑明無垢水清  
在源官箴在口念茲勿諉子撫中州受一品服尋持漕節  
飛芻輓粟母曰戒哉官謗毋速家本將門龍韜是讀今以  
文臣統茲部曲服勤習勤申朏約束子子孫孫庶幾似續  
七十古稀歸養攸宜陳情表上 天子曰咨汝侍汝母  
晨昏弗離汝事告嚴汝歸未遲維時狡寇勢方陸梁截我  
運道據我巖疆千艘早渡直達 神倉秋水時至櫓槍斂  
芒歸途無阻穩泛慈航三族萃止六嫺至止蔭以慈雲皆



大歡喜女布男錢是綜是理炊爨煩擱量能而使子念母  
勤微言勸母亦有池臺紛披花柳亦有笙歌可侑樽酒胡  
不游觀怡神養壽母曰噫嘻斯事弗遑婦人雖老靜愼爲  
常園林瞻眺曷若邃房管絃嘔嘔曷若縹緲言不踰國宵  
不下堂我思古人伯姬敬姜世俗所耽母也不好問胡以  
然實稟庭誥幼侍嚴親令德是教誦茂先箴前型是劭襄  
我勇烈竹帛焜耀公擁貔貅宣威於外母佩玕璫習禮於  
內天佑仁賢篤生漕帥敷歷卅年不忘訓誡稱觴膝下方  
祝期頤誰知鶴駕遽返瑤池鄉鄰增感衢路興悲郵筒迢

遞自黔達秦椒漿空酌莫酌崇墳感德不讓爰製斯文斯  
文豈妄半繇見聞見聞者誰維先太恭人

河州知州劉君墓志銘

君姓劉氏諱賓字東暉號惺庵晚號退山世居乾州北十  
八里鋪考諱士傑字毅亭有內行妣王太宜人以君貴各  
封贈如例生子二君其伯也由辛酉科拔貢生朝  
考列高等以知縣用簽分甘肅署巴燕戎格通判西和兩  
當文縣事補成縣卓異引見註冊調張掖擢知河州  
未久以憂去至是遂不復出余同年鮑鐵帆太守知乾州

時延余主乾陽書院嘗謂余曰吾郡有劉東翁者非公事  
不至有公事則未嘗不至今之澹臺子羽也居數年鐵帆  
還自邠謂余曰吾昨遇東翁於道野服蕭散遊眺邨陽間  
邀至其家有小圃雜蒔花木架上千餘卷觸手琳琅方瀾  
茗共話間聞書聲琅琅問之乃其子志芬甫十齡能屬對  
且學爲小詩樂哉此翁吾侪日歸田能有此樂否鐵帆此  
言蓋羨之也君嫺田錫卿秀才余之故人也數爲余稱君  
君事親孝居喪哀鄰里感之弟晴川卒君爲文告神求一  
見於夢訓志芬諸經外兼及史鑑摘數十萬言彙鈔之以

資博覽生平少嗜好暇則臨池肄書著有退山詩草二卷  
文藁及雜著各一卷自適其適無求於人知止不殆之君  
子也余間而心儀之叩以君之政績則曰此翁善韜晦罷  
官後口不談吏治雖問之弗答也余欲一見君而君罕入  
城市余亦齎病不出在乾六年終不獲一見越十五年君  
捐館志芬墨纒來奉遺命執贄宏道且求爲墓銘余始得  
聞君政績君居官先務剔蠹凡符牒必立限期杜吏胥需  
索民便之稱爲慈悲佛適大吏有採買之令監司龍公至  
派買糧二萬石有奇君曰連歲旱荒民食不足又奪之是

剥下也以荒爲豐是罔上也某不才實不忍爲此龍公怒以彈劾嚇君君抱印往龍公悟轉向君謝曰君真好官也能爲 皇上愛百姓吾何敢相強請卽以此情白大府矣稱歎者久之攝兩當值甯陝兵變出躡郡邑君選壯健肄火器爲防禦資居民恃以不恐鄰邑間之爭扶老挈幼絡繹來奔賊至偵知有備且畏其衆也遽引去後在成值箱民萬五之亂亦如之河州民俗獷悍多劇盜君廉其凶很者懲之雖稍稍斂迹積習難遽更也將仿文翁治蜀事立學校說詩書以變化之未舉行而王太宜人計音至服

閔戚友皆勸君謁選堅不聽遂家會以終嗚呼宦海茫茫  
風濤不測進固難退尤不易非人人皆戀棧也趣舍柴其  
內紳修約其外投宿無路避債無臺日日言歸而終不得  
歸者蓋多矣君以寒士爲清白吏何進退綽綽如此哉甘  
肅之官貧而奢大都窮烹飪盛服飾以相焜耀時有紅黨  
之目紅黨者紅人黨也凡幹員居要地者羣目爲紅人君  
見而危之獨敝車羸馬服樸食麤見者笑之曰此陝西田  
舍翁也君佯爲弗聞未幾清查獄興諸紅黨多籍沒繫獄  
有罹重辟者君久安儒素量入爲出所至之處府不虧一

銖倉不缺一粒遇升調捧檄而行不淹時日代者弗能羈也解組後追呼不至外事不聞享林下之福者二十餘年方諸白傅暇日尤多自非慎儉德懷永圖能若是乎君長於聽斷摘發若神惜志芬之生也晚竟不能舉其一二君爲志芬言雖上下古今終不及治獄事但聞虛衷研鞠真情自露切勿事刑求云嗚呼獄者萬民之命也生殺之權出自朝廷而實決之州縣州縣有枉撓則訴之府訴之司道督撫又訴之御史臺提督府每進愈上曠日廢時冤之能伸者蓋亦僅矣州縣得其人則無冤獄無幸民凡所

以安善良警奸宄維風化正人心者胥於是乎在矧君哀  
矜勿喜不自矜伐視民之作奸犯科猶子若弟之不率教  
也其用心何厚其造福於民也豈蹇淺哉志芬負雋才博  
聞彊記舉業外兼工詩賦所作駢體文古近體詩皆斐美  
可觀益信鮑乾州之言及錫卿曩日所述皆不虛也君所  
以詒子孫者其諸異乎世俗之爲與卒於道光二十四年  
正月初九日壽七十有六元配殷宜人早卒繼配田宜人  
先君三年卒子志芬娶任氏孫男二眷愚俱幼道光某年  
月日葬新阡銘曰



古人有言儉以養廉豈惟養廉殆無美之弗兼吏得之而  
嚴士得之而恬騁者奔欲者得之爲鍼砭如彼干鎔匣而  
藏之鋌刃銛粲粲門子器識是覩尙服膺於庭誥用自牧  
以謙謙

王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王氏富平太學生諱悅璋字石屏公女公無子生  
二女孺人居長孝且賢精女紅父母特鍾愛之年十七歸  
高陵王君作楨字盡臣本富平人考貞庵公兄弟四人貧  
無卓錫地歲饑恆數日一炊因操計然策客高陵漸致小

康遂家焉貞庵公娶李孺人無子又娶裴孺人生丈夫子  
二長卽盡臣次作霖仲兄會庵公娶惠孺人無出以盡臣  
爲之後孺人事兩翁三姑婉婉聽從悉得其歡心貞庵公  
卒盡臣年十九方嚮學至是將捐書業買孺人謂之曰婦  
人不得知外事請君稽察之閨內事吾佐姑理之當不貽  
內顧憂君肆事餘暇請仍理舊業爲異日教子孫計不然  
雖延師恐受紿也盡臣然之乃以賈兼讀中年補邑庠孺  
人生子瀚瀚生而裴孺人卒作霖方九齡孺人痛叔之失  
恃也爰以嫂代母衣衽飲啗臥起動作其勞心恆逾於瀚

戚族間嘖嘖稱之瀚與作霖戲偶以言忤叔母訶責之或以齒幼解孺人曰幼而犯上長必甚焉此習惡可長也瀚嘗叱一僮母斥之曰渠亦人子也以貧故役吾家耳有小過吾猶恕之汝何叱哉瀚與作霖應童試瀚入庠急足至孺人無喜色或怪而問之孺人曰吾所望者叔耳叔不售吾姑之靈不慰吾安得慰且此子疏狂安知不因此益放也及瀚歸孺人檢其裝見所市有不急物怫然曰吾固料及此今果然矣汝游泮幸百遽以此荒其志吾何望哉且汝不聞大父之艱苦乎曰爲人傭耕得數文錢奉堂上菽

水常不給今夜會裁足凡汝所厭棄皆曩日求之不得者  
少不惜福老無福矣瀚悔請力改前愆孺人察其誠意乃  
解辛丑瀚負笈宏道從余遊間其來也孺人頗不欲久之  
乃謂瀚曰吾恐汝燕辟廢學百今聞汝父言宏道院長卽  
昔年主關中者此公訓課有法屏華縟禁游蕩人師也急  
束裝去是年作霖入庠孺人喜形於色謂生平適意事無  
出於此孺人持家二十餘年心力交瘁得虛羸疾遂不起  
前一日謂瀚曰家事汝父經理汝無須縈念詩書好汝好  
爲之科名有命但能植品力學使鄉邑稱好秀才吾含笑

九京下矣孺人治事有法待人寬恕而嫉惡特嚴自以備  
嘗困窘求者無弗與無賴子雖百計求之終不一應石屏  
公取族人子爲嗣不率教因遣歸匪徒唆之訟旋悔至高  
陵求見孺人請爲之先容孺人出曰若能父吾父母吾母  
也者則吾兄也今於吾父母已矣吾與若路人耳何言焉  
其識解敏達類如此貞庵公之家高陵也七十餘年矣伯  
仲兄季弟皆安土重遷未之偕伯之子聘臣季之子典臣  
至今仍居富平孺人于歸後恆往來二邑間高陵農賈所  
入與富平共之冠婚喪祭之需挹彼注茲略無畦町道光

癸卯捐輸例開聘臣典臣一議敘吏目一鹽知事賞卹以之高陵猶外內府也嘗見兄弟別戶各私其所有苦樂不均乞假輒靳今王氏兄弟叔姪隔縣仍一堂也貞庵公父子孝友誠不可及而閨壺中人各通知大義不計較阿堵物以成其夫子之賢亦於此可見孺人歿於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年四十有三子瀚邑庠生女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葬城北新阡銘曰

兩姑下難爲婦三姑前婦無咎教一子嚴父難母知子嚴濟寬叔無母撫者嫂青青衿映芹茹鑑無塵寫毛髮獨漉

水不見月銘茲墓懿則宣婦之德明乃賢

李孟熙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錫齡字孟熙號星樓始祖景和公由河南鄧州徙三原再傳至節公仕剛由刑科給事中累官四川按察使有政蹟入忠孝祠君高祖諱道生考授同知曾祖諱演號飲庵知廣西平樂府崇祀鄉賢祠邑之人以治郡有聲羣稱其里第曰平樂府今省文曰府裏凡稱府裏不問而知爲君家也叔曾祖諱潤中書科中書修文廟議敘知府加三級授通議大夫叔祖光祿寺典簿議敘

員外郎榮庵名文保其嗣也祖諱大隱號曉山歷官湖南常德衡州府知府創建縣考院於縣治之南街獨修北關城議敘晉通議大夫考諱穎號敏齋光祿寺珍饈署署正兼典簿廳世居北關崇賢街君於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初二日生於常德府曉山公署六歲就傅讀書有夙慧善疑善問公大奇之公致仕家居始構遠眺園有小員嶠卿雲樓宜蘭室步月廊挹翠樓榮桂山房紫櫺陰舫惜陰軒諸勝遊息其中以課孫爲樂君年十二肄詩賦十三學舉子業十八補邑庠科歲試必列優等二十三以第一人會餼



與課師王愛亭樹棠同舉丙子鄉試一時傳爲佳話試禮  
闈者六膺房薦者四考取景山官學漢教習第一循例捐  
中書值內閣充方略館分校學優年富才識卓然咸目爲  
奇雲器母門安人病乞養歸是年敏齋公卒於官越二年  
門安人卒君經營祭葬悉遵家禮自誤塋記弗取肝飾士  
論題之至是家會爲常諸事以次舉行不復議北上矣嘗  
柱國街闔族宗祠崇賢街廉憲公祠厚置祭產爲贍族計  
家舊有族譜變歐陽公例以一世爲一圖生卒官爵各繫  
其下如史記表式自欽庵公增修後閱七十餘年君參校

續纂分爲六例曰

宸章曰世圖曰墳圖曰世系曰藝

文曰祭規自作弁言昭示來許其體例最善修家乘者宜仿之歲饑出千餘金念審戶弗便乃計竈授貲以賙同里里中設義學里之子弟賴之凡貧士躋省門者舉人計偕者必厚助資斧雖素昧平生得介紹一言立予之北關宏道書院棲兩省士子與關中同經始於提學新城周公甫草創而周公宏經費支絀規制弗稱提學錢塘沈公思拓之各郡邑募金應者寥寥或謂余曰子盍勸孟熙余曰此公不待勸請待之未幾君果捐二千五百金爲諸生膏火

贊沈公上其事於朝將請議敘如例余曰此公不願議敘沈公曰扁其門可乎余曰此公不喜扁門乃止佗日君聞之曰先生知我心也又捐輸海疆河工經費八千餘金例不得卻議敘乃分書諸戚族名俾各得官職而已始終不居平生嗜書成癖搜羅甚富尤精於鑒古真贗立辨一時好古者咸推之獨不喜曷董遇舊家遺物購而歸其子孫嘗購得元人玉押以示余余識之曰此吳蔗鄉先師故物也問其價不言時師孤孫福先肄業宏道卒以玉押歸之搜鄉前輩遺書二十餘種盡梓之凡二百八十餘卷梓

座主晴芬顧公房師礪山宋公各文集自輯古今祕籍海  
內罕見者三十餘種爲惜陰軒叢書凡二百七十餘卷割  
剝甫半遠近爭購求之皆藏板於宏道書院之藏書樓著  
有宜蘭室文集紫樞詮舫詩鈔惜陰軒藏書目佩實書廬  
筆記關中石刻新編藏於家有請付梓者弗許也君強記  
過人博極羣書任舉一名一物類能悉其源流剖別同異  
侍母疾日讀方書遂通醫學幼隨曉山公卜兆域遂通堪  
輿肆事遠在蜀君未嘗一至月要歲會以時鉤稽遂通算  
學凡方田粟米均輸盈朒諸法靡不深究每大會計時款

目紛紜隱雜互見持籌者莫能分言人人殊君在旁靜聽授以意令如法布算俄頃條分縷析輾轉立解雖老於閫閭者終莫知其所以然君鮮兄弟自敏齋公歿以一人理家計解紛撥繁綽有餘暇日坐惜陰軒與古人相對營書座右曰閉戶焚香清福自具若無福者定生作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其胸次可想已治家尙醕樸屏華縟自淑儷劉孺人以下咸稱君曰相公外人稱君者皆曰府裏相公相公者曉山公在時君方冲幼家人稱之如此及官京師歸林下年五十矣仍沿之弗改不徇世俗例也司馬公家

法不圖於今日見之其理財也持大體挈大綱任廉賈而抑駟僉人莫敢嘗以僞歲入益豐性落落寡交交則情文周至歷久弗渝每花辰月夕雨霽雪晴招近局兩三人雅集園中酒必醕饒無取多品嘗曰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乃所以待故舊也余移研宏道八年矣與君居相近往來日密對飲恆至夜分余入醉鄉君好整如初未嘗一聞醉語余善忘徵典多誤君輒正之乃益敬君之爲人嗣余病廢不出君不時見過或移樽就飲去年五月後蹤迹杳然久之乃知君病使人問之知君少痊方忻慰間忽報君

不起時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年五十有二女  
一字姻家張君機子連升副室利氏有娠及月辰矣君病  
中謂劉孺人曰生男則名曰魯若女也若自名之卒之日  
將訃親友例書主喪者名遲疑不敢定余聞之曰何不書  
孤子李魯眾曰敢乎余曰書之天下安有無子之孟熙乃  
豫書孤子李魯越二十六日而魯生君之卒也不一日邑  
之人識與不識相聚而言曰府裏相公歿矣無子可奈何  
魯之生也不一日邑之人識與不識相聚而言曰府裏相  
公有子矣無慮矣嗚呼君何施而得此於人也此余所以

堅持臆見不憂其言之弗驗也君手書遺屬六紙以家事  
付桑庵公表弟張廣文樹助理之部署井井各專責成獨  
以納幽之文委諸余余安得辭道光二十某年月日安葬  
城北新阡銘曰

獨樂之園吾止游其藩君乃斧叢桂襟芳蘭帷薜荔乎員  
嶠之巔天胡爲乎富之以卷軸獨愆期於瓜繇嘉名命矣  
胡不少延聽呱呱聲一覩岐嶷顏走也有言孤其勿諼而  
翁之九萬餘卷詒而以上上之腴田將使而心炳然而量  
淵然爲英爲賢而腹便便五色之筆大如椽而表而翁阡



魏蔗門墓志銘

君諱樹德字滋田號蔗門世居蒲城縣治余弱冠時肄業關中見君爲人書筆鬱律有古致墨光溢目愛之而未獲訂交也又十年見君於咸陽尹吳蔗鄉師處師指示余曰此蔗門先生也生平讀萬卷書去年之閩之粵扶太翁櫬以歸行路萬餘里矣余退而訪之乃得其詳太翁諱季龍字向辰少有四方志姻家某遠宦閩中偕以往遊幕閩粵間久之不得歸娶於粵之某氏育子女遂卒於粵子女繼歿翁之始適閩也家無卓錫地君猶在母姊未齒母王太

孺人僦屋而居苦十指以養幼稚督君讀書稍長數向母問翁顏貌毅然請獨往母不許後聞翁卒請益力又不許乃下帷勵學由戊午副貢舉庚午鄉試母乃命之往翁在日家人不得音問者數十年其卒也在閩在粵傳聞異辭君乃先之閩弗得遂入粵故老有記憶者爲約略言其葬處君披枳棘越巖壑荒冢滿山纍纍不可辨號哭而訪之哀感行路一土人聽君語音問曰君非陝西人乎君具以告土人曰吾知之爲指一墓曰此太翁墓也啟之得志石焉乃扶輿徒步以歸君以孱弱書生冒閩粵風濤之險瀕

於危者數矣且嗇於貲愈息不暇擇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親朋之遇於路者弗識也歸葬踰年王太孺人卒壽八十  
有五翁行篋中有壯遊圖冊紀生平登眺之勝君又繪北  
堂績授圖余各題詩其上君彊記過人於書無所不讀每  
談一事必舉其本末使聽者忘勗於古今名集類能雜誦  
於口千百言不遺一字余驚其學之富也問君藏書幾何  
君曰吾安有購書貲從人借讀耳借可常乎曰可凡借書  
不獲者非主人祕惜也借者不卽讀久假不歸甚者或損  
失焉人安得不靳吾借人書治護甚於己物爲補殘帙續

斷線有躋駁則簽其簡端剋期而讀之完壁而歸之主人  
喜每謂余曰吾新得某書祕籍也子盍觀乎惟恐吾不借  
也吾無一甌之費主人書藏吾腹中矣余聞而歎曰善借  
書者蔗門也使貸人金者如蔗門借書天下安有吝嗇之  
富人書法兼工篆隸求者無弗應爲文章出入經史貫百  
家之言獨抒所見不蹈故常駢體在陳檢討章綺績之間  
不及唐人以上余規之曰詩有古近體駢體但宜師古不  
宜有近今氣君學古深矣不爲揚馬當爲任庾近代陳章  
二家辭雖工而格不古其音調太諧其對仗太整其氣味

不免甜熟施之案牘爲人時被之金石則弗稱且剽竊者  
多殘錦割裂盡矣子何故效之君曰吾爲人作嫁衣耳豈  
以著書自娛哉人古則人不悅吾立困矣余難之曰吳穀  
人祭酒久爲人掌書記其文潤古雕今取漢魏六朝其鑪  
而冶之海內推爲健者豈害於作嫁衣哉君曰不然祭酒  
居停祭酒之鍾子期也且東南多綴文士一篇出土林傳  
鈔交口而揄揚之吾關中能之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  
皇琴則嗑然而笑吾之不敢希古猶子之不肖徇時也余  
無以復難之也余與君同館咸陽蔗鄉師甚敬禮之君性

落落寡合視門下車客魚客厭薄之談論間雜以嘲謔人  
銜之入骨相與造蜚語極力排擠君不自安遂辭去賦閒  
居者經年矣某嗣府訪記室於余余以君對嗣府曰得非  
魏半年乎余愕然曰蔗門安有此稱嗣府曰稱之久矣吾  
欲得耐久朋與之其晨夕非爲期月計也此君舌鋒可畏  
人弗能堪君子避三端吾謹避之曰佗日遇君於會垣問  
何事曰欲覓一枝耳問有機緣否曰無之余拍案曰以君  
翩翩書記而聘者不來彼曳裾侯門者果皆元瑜孔璋耶  
雖然有故焉外人贈君別號君知之乎君愕然余具以剛

府之言對君怒變色余徐徐言曰人言誠過然君實招之  
曩見君虐人以言有反唇相稽者如戰交綏互有殺傷其  
結怨猶淺也力不能拒君者匿怨於心必報之而後快一  
吠形眾吠聲吠者眾傳聞逾遠此三字別號拒人於千里  
之外矣吾輩筆耕爲業縱不面諛人奈何以一身府眾怨  
道家之和光同塵釋氏之高低平等姑勿深論嘉善矜不  
能非儒者之言乎願留意焉君起而揖曰愛我哉子也佗  
人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子爲我盡言之吾知過矣自今以  
往所不力改者吾聽子割席矣君非天資刻薄者但意所

刺謬輒形之辭色故忌之者多自是力加檢束飲人以和  
酌言語而鋤其色羣以長者稱之所館者主客歡若魚水  
惟恐其去研田遂豐及選高陵訓導乃罷幕就官學宮故  
多藏書日手一編與僚友門生辨論古今不從人借讀矣  
余久居宏道君不時過訪爲竟日之飲余善忘徵典多誤  
君必正之有所作輒質諸君君意不嫌者余立改之惟周  
勉齋先生遺集其子孫謀付剞劂請君釐定君不自信轉  
商於余余意梓其尤者十之四鈔其餘藏諸家塾君意在  
多登郵書往來各持一議至今猶未決也孰是耶孰非耶



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吾兩人互有可否不爲苟同雖不能  
如古之諍友方諸世俗之交差有異耳君在高陵捐金葺  
楊文康祠求呂文簡遺書以授諸生訓諸生如子弟輿論  
翕然 封贈父母如例旣而以老退歸仍主講本邑書  
院卒年七十有九計君半生坎坷至五十時運乃亨旣壽  
且康享文酒之樂者三十年前後甘苦迴別實得力於余  
之一言余自幸一時忠告不負吾友然求一從諫如流改  
過不吝如君者實不可多得昨輓以一聯云繭足走天涯  
幸晚景堪娛冷宦差饒清福攬腸餘古籍歎慧根早種佗

生又是通儒紀實也配郭孺人先君卒子鶴孫道光某年  
月日葬縣城南新阡銘曰

不趨庭而學無石師而博如澗之松其孤立也卓嘗羸滕  
躡屩遊五嶺之南而不知其樂冒灘石之險而不畏其惡  
天生斯人人中干鏌胡使之困於賓幕而隱於司鐸展季  
之龍神兮永託荆棘不生樵採其卻

華館文集卷之五終

孫壻朝邑閩迺校勘